

杀人蚁

郑渊洁

1

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学的自然课老师无论如何没想到她给学生留的一项家庭作业改变了世界。

这个改变首先涉及到地球上的很多官员。上至一品国家元首，下至最小的芝麻官儿。

成千上万的人不明不白地丧失生命。

恐惧袭击人类。

2

自然课杨老师在下课前给同学们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后天上自然课时，每位同学用玻璃瓶带5只蚂蚁来。杨老师要用这些蚂蚁给同学们上一堂生动的自然课。

到了下次上自然课的时间。同学们每人带来一个小玻璃瓶，玻璃瓶里装着同学们从自己家的住宅附近抓来的蚂蚁。

杨老师拿出自己准备的一个稍大的玻璃瓶，将同学们带来的蚂蚁都装进大玻璃瓶里。

杨老师让同学们围在玻璃瓶四周，她一边给同学讲解蚂蚁一边让同学观察它们。

来自五湖四海的蚂蚁聚集在一个窄小的天地里，它们显然对于自己的处境充满了好奇和恐惧。它们没见过这么多陌生的同类。它们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绑架它们。

下课铃响了，蚂蚁们的使命随着一节生动的自然课的结束而结束了。

杨老师顺手将装蚂蚁的玻璃瓶交给自然课代表皮皮鲁：

“没用了。”数百只蚂蚁的命运就这样被老师的一句话决定了。

杨老师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蚂蚁把地球折腾得天翻地覆。

皮皮鲁急于离开教室，他有无比珍惜课间休息时间的习惯。他顺手把玻璃瓶塞进自己的课桌抽屉里，转身跑出教室。

两个星期后轮到皮皮鲁值日打扫卫生时，他才看见那个装蚂蚁的玻璃瓶还在课桌里。

皮皮鲁将玻璃瓶扔进垃圾箱，玻璃瓶碎了。皮皮鲁打扫完教室的卫生倒垃圾时，他看见垃圾箱里有几只样子很怪的蚂蚁。

这几只怪蚂蚁腹部很大，触角出奇的长，嘴上有一根细细的刺状的东西。

皮皮鲁急着回家玩电脑游戏，他顾不上琢磨垃圾箱里的怪蚂蚁。他把垃圾箱里的垃圾倒了。

如果皮皮鲁把这箱垃圾烧了，世界将依然我行我累。

它们是杀人蚁。

3

蚂蚁以洞为单位自成家族，世代不与其他洞的蚂蚁通婚。两个家族之间的蚂蚁水火不容。在地球上，蚂蚁世界发生的战争次数仅次于人类世界。

杨老师的自然课使地球上的不同家族的蚂蚁第一次两对面地聚集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顺理成章的场面应该是拼杀。但被劫持的同命相连使它们没有轻举妄动。蚂蚁的智商不低。

在人类没有对它们实行杀戮后，它们试图越狱。固若金汤的玻璃瓶使它们的计划无法实现。在绝望中它们不得不相依为命并违背祖先制定的家规同异族通婚。

地球上头一次出现了不同蚂蚁家族通婚产生的后代，这就是皮皮鲁看见的形态怪异的蚂蚁。

蚂蚁父母们不明白自己生出了什么，它们发现孩子和自己完全不一样。

孩子的生命力和繁殖力都远远超过父母，它们在出生的第3天就让爸爸妈妈五世同堂。

它们的食物和蚊子的食物一样，是人类的血液。它们和蚊子不一样的地方是：蚊子在不伤害人类的情况下偷血吃。它们却是先杀人后吸血。它们的身体里有剧毒腺，只需往人的身体里注射一点儿，人就会在5分钟内无痛死亡。

它们是地球上的新物种：杀人蚁。

它们在等待机会离开玻璃瓶到世界上饱餐。

由于皮皮鲁的大意，给了它们创造了生存的机会。

现在，杀人蚁已经离开学校，四散寻找猎物。

4

就像有的人的血招蚊子有的人的血蚊子不爱吃土样，杀人蚁也不是爱吃所有的人的血。

杀人蚁根据接收人体发出的生物电磁波来决定是否吃这个人的血。每个人体都无时无刻不在向空中辐射生物电磁波，但不同的人辐射的电磁波的波长不一样。

杀人蚁只喜欢一种电磁波波长的血。对于电磁波不是这个波长的人，即使近在咫尺，杀人蚁对他们也秋毫无犯，而对于是这个波长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杀人蚁也能捕捉到他的波长，不远万里日夜兼程去吃他。

杀人蚁智商极高，它们聪明到会搭乘人类的交通工具奔赴作案现场。它们很少步行。

现在的的关键问题是，杀人蚁喜欢喝的这种人血的主人的生物电磁波的波长是多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体？

5

人体产生的生物电磁波的波长是由人的身体状况、性别、性心理状态。

从大的方面说，人的心理状态只有两种。这两种心理状态分别属于两种人。人生离不开金钱。一种人占有通过劳动获取的应该占有的金钱。另一种人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获取的不应该占有的金钱。这两种人的心理状态截然不

同，因此他们的身体产生的生物电磁波也分为两个迥然不同的波长。第一种人的电磁波在科学上叫“人体电磁波第一波长”。第二种人的电磁波在科学上号称“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人类中有贪污、受贿和盗窃行为的成员，他们的身体放射出的生物电磁波都属于“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无一例外，绝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例如，一个人从未占有过不应该占有的金钱，他的身体产生的生物电磁波肯定属于“人体电磁波第一波长”，一日，该人贪心萌发，占有了不该占有的财产，他的身体产生的电磁波马上转入“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因为他的心理状态已经改变。想保持第一种人的心理状态去干第二种人干的事是绝对不可能的。想再回到“人体电磁波第一波长”的唯一办法是退出赃款，痛改前非。

自有人类以来，没人在乎自己的生物电磁波属于第一波长还是第二波长。

很快，人们必须在乎了。

因为杀人蚁专吃某一种波长的人的血。

它们酷喜“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

拥有“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的人的血液含有杀人蚁极其嗜爱的一种血腥味儿。

从杀人蚁诞生列人类知道这个答案，历时 8 年。其间被杀人蚁屠杀的拥有不同国籍的人类成员高达 4786597 人。无一冤蹬错案。下面是杀人蚁残酷肆虐人类的余过程。恐怖至极。

6

他是地球上第一个惨遭杀人蚁残害的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他的住所距离皮皮鲁的学校最近，只一墙之隔。他叫于晨益，一位处长。他人体电磁波是第二波长。

数百只第一代杀人蚁四散离开垃圾箱后，它们很快接收到了距离它们最近的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于晨益。

它们竞赛似地逼近于晨益。于晨益身上的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为杀人蚁导航。

杀人蚁毕竟是蚂蚁，500 米的路程不是几个小时能达到的。

于晨益的家庭美满至极。他的妻子美貌贤慧，上初中的儿子聪颖善良。如果联合国评选地球十佳家庭，于晨益的家庭毫无疑问会金榜题名。

于晨益今年 49 岁。他上小学的时候由于家庭出身卑微和才气平平而自信不足。他对班干部既羡慕又嫉妒，他渴望管别人向往驾驭别人。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没本事可又想驾驭别人，你能从事的职业只有三个：一、当警察。二、当教师。三、当父母。于晨益对于前两个职业没兴趣。靠第三个职业满足驾驭感他又觉得像野兽。于晨益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在平淡无奇地工作了数年后，一个鬼使神差的机会使他当上了本公司的人事处长。在前人事处长出国考察遭遇车祸死后，分庭抗礼的公司正副经理同时提名新任人事处长的不同人选，并为此在公司高层会议上撕破了脸力保自己的嫡系补此肥缺掌此要害部门的大印。总经理本来就对自己将比副总经理早一天到岁数退位而耿耿于怀夜不能寐，他接受教训

在给孙子报户口时有意晚写了5天出生月期以便孙子在未来的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那会开了七天七夜，直到惊动了上头。上头主持公道，指示找一个绝对和双方都不沾亲带故的人出任人事处长。经过一个月的明察暗访，认定于晨益是该公司唯一的同所有头头没有裙带关系的人。于是，于晨益被破格提拔为人事处长。

其中一个没有当上人事处长的候选人想不开自杀未遂。

人的生命的善始善终是以无数生命的不能善始善终为代价的。

于晨益从这件事总结出一条经验：不投靠任何头儿是当官的最佳捷径。

他出任人事处长后最先得意的是，外出开会时他就座的桌子上多了一块两面写有他的名字的纸牌子。从前他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他觉得这就是光宗耀祖。后来他才发现，姓名牌的真正含义是告诉与会者或电视观众(如果电视台采拍摄新闻的话)你是名人还是无名鼠辈。姓名牌是名人得以在会场扬眉吐气的信用卡，是无名鼠辈在会场无地自容的死亡证。

意外出任人事处长勾起了于晨益的官欲，他还想当更大的官。他现在最爱干的事是仔细研究报纸上刊登的新任国家高层领导人的简历。令他欢欣鼓舞的是他们几乎也都当过处长。既然他们能从处长级的位置一步一步前进，我于晨益为什么不能？于是，于晨益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尽量和全公司所有人搞好关系又尽量同全公司所有人保持距离。他在公司口碑极好。他经常在梦中梦见自己身居要职退位后赋闲在家撰写回忆录。回忆录有两种，一种暴露历史，一种掩盖历史。于晨益写的回忆录属于第一种。他认为撰写第二种回忆录的人是历史的垃圾。

于晨益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当本公司的总经理，为达此目的他几乎不同部里的任何领导来往，想重演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喜剧。他的15年远景目标规划是出任部长。小的时候于晨益最崇拜包公，他向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清廉正官。当处长后，于晨益曾在自己的卧室床头贴上了写有“为官清廉”的宇幅。于晨益爱妻子和儿子，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幸福。他有时甚至幻想这样的场面：妻子或儿子不幸患病需要移植别人的内脏才能继续生命。哪怕只能延长一个月生命，他于晨益也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内脏移植给亲人。

儿子就读的中学是一所普通中学。于晨益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好的教育，上重点中学。但转学需要一笔对他来说算得上是巨额的资金，他没有这笔钱。他为此内疚。

于晨益没有婚外恋，他不需要，他的妻子是十全十美的女人。她给他带来的幸福感他终生受用不尽。他想送他一枚钻戒用以昭示铭刻他对她的爱。出于经济原因他一直未能了此风愿。于晨益的人体电磁波长一直属于第一波长。他在杀人蚁诞生的前3个月改变了自己的波长。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于晨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文件。有人敲门。“请进。”于晨益抬头。‘ ’

一个身着笔挺西服的中年男子走进来。

“请问您是于处长吗？”中年男子微笑着问。

于晨益点点头：“您找我？请坐。”

中年男子递上他的名片。

“是这样，我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她是学外贸的，她很想来贵公司工作。这是她的资料。”中年男子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纸袋交给于晨益。

于晨益看了看资料。

于晨益所在的公司是大学毕业生向往的就业场所，主要是出国和长住国外的机会多，这么说吧，就连为公司打扫厕所的临时工恨不得都去美国考察过人家是怎么保持厕所卫生的。

几乎每天都有大学生或他们的亲属来为他们求职。“资料放在我这儿，如果我们需要她，我会同她联系的。”于晨益对中年男子说。

“拜托您了”，她的英语很棒。在学校学习成绩也很好。这里还有一些补充材料，也一起交给您吧”中年男子又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纸袋放在于晨益的办公桌上。

中年男子站了起来向于晨益告辞：

“让您费心了。这包补充材料也很重要，请您保管好。”于晨益站起来以示礼貌。

不知为什么，他心里有一丝酸楚的感觉。同为父亲，人家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他的孩子却连重点中学都上不了。于晨益对不起孩子的负疚感头一次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眼睛的湿度明显上升。

于晨益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他漫不经心地打开中年男子留下的补充资料纸袋，是两捆百元钞，两万元。

于晨益“腾”地站起来，他准备去追那中年男子。这种行贿的事从于晨益当人事处长开始就络绎不绝，他一分钱没要过。

仿佛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又将于晨益拉回到椅子上，他产生了用这笔钱当赞助贷让九子转入重点中学的欲望。

他为自己的想法出了一身汗。他清楚这是受贿。是正宗的犯罪。触犯刑法的重罪。每个地区都有反贪局专门抓这种罪犯。

他重新站起来，又坐下了。他重复了 17 遍这个动作后，以坐下告终。

他的手颤抖着将那包钱锁进抽屉。他改变了自己的生物电磁波的波长。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于晨益在心里无数次重复这句话。

数日后，于晨益的儿子转入一所重点中学。“

“学校没要赞助？”妻子惊讶。

“找了个关系。”于晨益绝对不敢将实情告诉妻子，他知道告诉的结果百分之百是离婚。

于晨益的妻子是百分之百的金子。纯金。

一个月后，中年男子的女儿进入于晨益的公司工作。

金盆洗手对于第二波长的人是童话。

于晨益为了给金妻子戴金钻戒又收受了一次贿赂。

其实，金质女人戴不戴金饰物都是金子。非金质女人戴一身金饰物也只是废铜烂铁一堆。女人身上的真正金子在她的心里，不在脖子手指手腕上。

当于晨益往妻子纤细的手指上套钻戒时，妻子热泪盈眶。

“贵吗？”妻子依偎在丈夫身边问。

“假的。才 100 元。等我以后有了钱给你买真的钻戒。”于晨益撒谎。。

“这是真的。我一辈子不换。”妻子全身发烫。

一件东西的真实价值绝对不是它的零售价。

这是一个周末的中午。儿子去学校的兴趣小组参加活动。妻子上街为于晨益明天随公司考察团出国考察采购行装。只有

(由于此处的描写太恐怖 编辑部在征得作者的同意

后删去 185 个字。)

随后赶来的杀人蚁们争先恐后地往于晨益的血管里注毒。其实只需要一只杀人蚁的毒就能在 5 分钟内置人于死地。

于晨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间。

杀人蚁们开始在于晨益身上会餐。它们只吃新鲜的人血。人死 20 分钟后的血它们就不吃了。杀人蚁是地球上最浪费食物的。动物，它们倚仗食物资源丰富而有恃无恐不思节约。

杀人蚁每次吃人血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吃 5 分钟。吃完后趁兴与异性同胞以死者的尸体为床交配生育。它的在死者的身上大肆做爱大肆生育，每只雄杀人蚁能在 10 分钟内繁殖 50 只后代。杀人蚁交配和生育后再吃一次人血补充体力。小杀人蚁出生后率即同父母共进入血大餐，而后它们就可以自立闯天下独自觅食了。在捕获到下一个猎物时，小杀人蚁就可以完婚为蚁父为蚁母了。’

约分钟后，数千只杀人蚁撤离于晨益家。这次它们不集体行动了，它们同时出现了数十个第二波长，它们司散捕猎。

于晨益静静地死在床上。没有任何痕迹。杀人蚁的毒针细得几乎在皮肤上留下针眼儿，不特别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7

于晨益的妻子喜欢给丈夫买东西，她的本事是花不多的钱给丈夫买物超所值的衣物。每当丈夫外出前，她都会周到地为丈夫准备行装，大到西装革履，小到洗最伯传染病的关键部位的毛巾。

她采购结束时已是下午 4 点钟了。

她像往常那样步履轻松地上楼。掏钥匙。开家门。

“我回来啦！”她一进门就高声通知家人。

没动静。

“出去啦？”她一边放下手中的东西一边嘀咕。

她到厨房洗手，洗得很认真，打了 3 遍香皂。

她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走进卧室。

“睡得这么死？”当她发现丈夫仍在睡午觉时嗔怪道。

丈夫继续睡。

“该起啦！”她到床边轻推丈夫。

她发现丈夫的体表温度和皮肤弹性同以往不一样。

“你怎么了？”她用双手移过丈夫的脸。

她从未摸过死人，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你病了？身上不舒服？”她摇晃丈夫的身体。

于晨益的一条胳膊从床沿耷拉下来。

这是一个在电影电视剧中经常用来宣告剧中人已死的镜头。

她一楞，迅即猛摇丈夫的身体。于晨益的头更加电影化地歪到枕头的一边。

“晨益！晨益！你怎么啦？！你醒醒呀！”她惊惶失措地一边摇丈夫的身体一边喊叫。

于晨益的身体已经僵硬了。

她的美丽的眼睛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来装恐惧。没有精神准备的失去亲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

她现在的第一个反应是求救。

楼下住着一个于晨益的同事。她飞奔下楼敲人家的门。同事开门。

“快...快...老于...出事...了.....”她满脸是泪。

“于处长怎么了？”同事问。

“昏迷了.....”她往好的方面想。

同事跑步上楼。

这是一个见过死人的同事。他一摸于晨益就知道公司的头儿又该为新任人事处长的人选打架了。但他现在不能说，他担心于晨益的妻子承受不了。

“快打电话叫急救车！”同事拨120要急救车*

“老于怎么了？”她问同事。“可能是急病，心脏病什么的。急救车一来就行了。pp同事安慰同事的妻子。

“他的心脏从来没事呀？”她喃喃道。

“我去楼下给急救车引路。”同事下楼。

她忙乱地在丈夫的胳膊上找脉搏，整条胳膊都找遍了。最后，她终于在丈夫的指甲盖上清楚地找到了脉搏。她笑了。她笑得样子很好看。

急救车来了。拿着担架背着急救箱的医生来到于晨益的床边。

医生的手一挨于晨益的身体就说：

“他已经死——了。”

她猛然站起来：“你胡说！我刚刚还摸到了他的脉搏，你怎么说他死了？”

医生显然见多识广，他没有理会死者家属的无理。他为于晨益的尸体做了简单的检查。他发现于晨益的死因不明。

“您是死者的什么人？”医生问于晨益的同事。

“同事。”同事回答。

“我建议您报警。让警察来验尸。”医生对死者的同事说。

“他不是病死的？”同事吃惊。

“不是。”医生极肯定地说。

“谋杀？自杀？”同事的眼睛也用来装恐惧了。

“不像自杀。”医生说。

“谋杀？”同事楞了。

“这要由警方下结论了。我们很忙，走了。”医生率领护士拿着担架走了。

“谋杀？”她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我打电话报警”。同事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他打110报警。

儿子回来了，他看出家里出事了。

“妈妈，怎么了？”他问妈妈。

“有人...谋杀...你爸爸.....”妈妈说。

“谋杀？杀我爸爸？”儿子跑到爸爸床前摸爸爸，“爸爸死了？”儿子一屁股坐在地上，重点中学学生的风采荡然无存。

楼下传来警笛声。

附近的楼房上的窗户都打开了，无数颗头颅伸出窗户看热闹。

有人被杀的信息的传播速度比电脑联网信息高速公路还快。再迅捷的通讯手段也比不上某些民族的口头传递速度。

警察来到于晨益家。

法医验尸。一名警官向于晨益的妻子和那位同事了解情况。

法医遇到了书本和以往的实践都没有记载的谋杀手法。

“是起他杀？”警官小声问法医。

“肯定是。但不知罪犯用什么方法杀的他。”法医说，“没有任何痕迹。”

“保护现场。我让局里派专家来。”警官吩咐。

当于晨益的妻子确信丈夫死了时，她的喉咙里发出了一种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警察毛骨悚然的声音。她的哭不出来，积在身体里犹如困兽挣扎。

“妈妈，你的头发！”泪眼汪汪的儿子发现妈妈浓密的头发一把一把自己往地上掉。

警察局专破难案的姜探长来了。他仔细检查了死尸和房间。

“他吸毒吗？”姜探长问于晨益的妻子。

“我爸爸连烟都不吸！”儿子对于警察的这个问题十分反感。

“指纹都留取了吗？”姜探长问先来的警察。

“留取了。”警察说。

“发现什么线索了吗？”姜探长问。

“没有。死者的妻子在3个小时前离开家。回来后发现丈夫死在床上。门锁得很好，没有撬的痕迹。”警察说。

姜探长沉思。他破过无数大案，但像今天这样的作案手段他还没见过。死者身上除了有少数隐约可见的类似于针眼儿的痕迹外没有任何伤痕，而且那些“针眼儿”也绝不是吸毒的针眼儿，太细。

他是怎么被杀的？

“把尸体带走，回去解剖。”姜探长命令部下。

当她发现他们要将丈夫抬走时，她发疯似地扑上去阻止。

“他是我丈夫，你们不能带走他！”她声嘶力竭地喊叫。

大家劝阻她。告诉她警察带走她丈夫是为了一了帮助她抓凶手。警察将于晨益的尸体装进一个大塑料袋拉走了。

“想起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还会来了解情况。”姜探长掏出名片给于晨益的妻子。

警察们带走了于晨益。

家里就剩下她和儿子。早晨还是三家三口。下午就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了。一个和他们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亲人突然不辞而别，而且是不辞永别。

生病是一种缓冲。先生病后死是亲人的幸运。没生病直接死是死者的幸运。...

失去于晨益的第一个晚上是何等的漫长凄冷。她第二天发现自己的头发白了一半，另一半叛逃了。昨天还是风姿绰约的她今天已是憔悴不堪，一天老了20岁。

丈夫是她的美容品。

儿子孤苦伶仃地呆在自己的房间。他爱爸爸，他不知道没有爸爸的孩子怎么长。尤其是男孩儿。

杀人蚁残忍地破坏了地球上的一个幸福家庭。

然而这只是开始。不计其数的悲剧还在后边。

姜探长手里攥着于晨益的尸体解剖报告单翻过来倒过去看。眉头紧皱。

尸体解剖显示于晨益的体内大量失血，而他的全身皮肤没有任何伤口！于晨益的致死原因是心脏受到一种医学上从未见过的毒素干扰而中止跳动。

法医肯定这种毒素是外来的，但绝对不是通过口腔以食物的形式进入体内的。

于晨益家里的指纹和脚印都是家人和那位报案的同事的，没发现陌生者的指纹和脚印。

“高科技作案。”姜探长不得不下这样的结论。他休高科技作案，他以往的破案经验用不上。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科学的发展，靠经验吃饭的人的饭碗不断被新事物砸得粉碎。

姜探长通过几天的调查，给和于晨益有怨的人排了队，他又将里边有高学历的人筛选出来。

于晨益的家里什么也没丢，可以肯定不是谋财害命。据于晨益的妻子说，于晨益绝对没有婚外恋，她也没有，因此也不是情杀。只能是仇杀。

于晨益在公司几乎没有仇人。姜探长就差将于晨益上小学时争吵过一次的同学列为嫌疑犯了。

“凶犯抽他的血干什么？凶犯又是从他身上的什么地方抽走的血呢？”姜探长劳苦思索。

急促的电话铃声吓了姜探长一跳。“姜探吗？局长让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出大案了！”局长助理在电话里说。

“谁被杀了？”姜探长问。

“你想不到。”

“市长？”

“你怎么知道？”

“往大了蒙呗！”

凶手又是杀人蚁。-

他当上市长后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想当市长。

他刚上任时的感觉是呼风唤雨。后来变成了呼钱唤欲。

市长是在他长期用公款包租的宾馆房间里和拼妇过夜时被杀人蚁杀害的。

市长身上的第二波长极其强大，以致于许多杀人蚁舍近求远来找他。他受贿、贪污和挥霍的公款的数目在 8000 万元以上。

市长在市郊拥有 4 栋造型各异的别墅。他还使用公款长期包租 6 家饭店宾馆的总统套房。他借口工作忙不回家住，在别墅饭店宾馆与不同的姘妇共度良宵。市长大大对夫君的所作所为早已洞察，但市长夫人的位置对她的诱惑超过了她对丈夫的忠诚要求。

随着任期的增长，市长的欲望愈发肆无忌惮。他将市民当猴耍当白痴愚

弄。一次，一位市民见义勇为赤手空拳同持枪歹徒搏斗光荣牺牲。市长决定接见烈士家属并在电视新闻的头条播出。在接见前。市长在手背上涂了拍电影用的催泪膏。接见时，市长一只手握着烈士的妻子的手，另一只手将催泪膏送入眼睛。于是，市长在全市市民面前眼泪汪汪地慰问烈士亲属，情真意切，正气浩然。市民们无不为自己有这样好的市长而弹冠相庆。

晚上，市长和姘妇在宾馆的总统套房呼风唤雨时，姘妇说：

“我给你找的药管用吧？一涂就哭。我拍戏时导演老让我用。”

“你再给我多找点儿。过几天还有一个英模报告会。”市长说。

“杀害那烈士的歹徒作案时抢了多少钱？”姘妇问。

“400元。”市长说。

“还不够你半顿早餐钱呢！也够冤的。”

“谁让他没当上市长呢？下辈子努力吧！哈哈！”市长喜欢在床上幽默。

“你是我见过的最坏的人。”姘妇撒娇，“哀拉妇疣。”

“我明天上午要主持一个廉政会议，早点儿睡吧！”市长打呵欠。

“我舅舅要的房子你还没给办呢！”

“我现在就给你写条！你们家的人靠你发大了，你也忒值钱了把...你们家上辈子准积大德了.....”

市长拿姘妇的后背当桌子写条儿。

“我舅舅要公寓，不要普通居民楼。”

“我把市政府大楼批给他。”

“我就喜欢你的幽默感。哀拉妇疣”

市长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当市长，他的第二波长的发射功率日益强大。

市长遇害的当天晚上同一个姘妇睡在一家宾馆的高级套间里。

杀人蚁们吃市长的血时姘妇睡得香甜毫无察觉。

杀人蚁来的时候是1000只左右，走的时候是25000只。

市长用鲜血为杀人蚁书写结婚证书，用尸体为杀人蚁提供交配场所，再用血液为小杀人蚁提供乳汁，为疲劳不堪的杀人蚁新郎新娘恢复体力。

早晨，姘妇先醒了(也只能她先醒)。她看表。

“该起床了，你还要去反贪局检查工作呢！”姘妇将嘴凑到市长耳边说。

市长照睡不误。

姘妇捏市长的鼻子。

冰凉的鼻子。

她一楞，再摸市长的脸。更冰.还硬。

姘妇慌了，她给睡在隔壁的市长秘书打电话。

“你快过来！”姘妇顾不上穿衣服就叫秘书。

秘书过来一看，脸白了。

市长死了。

秘书反拿电话听筒喊医生。

医生赶来给市长体检。

“是谋杀。叫警察吧！”医生告诉秘书。

“谋杀？！”姘妇呆了。——

警察局长直接来了。

随后姜探长来了。

和于晨益谋杀案一模一样。

“一个凶手干的。”姜探长下结论。

“限你3天破案。”局长对姜探长说。

副市长给局长的期限是3天半。

姜探长开始调查。

“谁最先发现市长被害的？”姜探长问先来的警察。

“她。”警察指姘妇。

“你是谁？”

“我在××电视台工作。”

“拍电视的时候发现市长死了？”

“...不是.....”

“那是.....”

“.....”

“明白了。”

“你得跟我们去警察局，希望你配合。”

“为什么？下午还有我的节目！不是我杀的市长！”

“我没有说你杀市长”

“那为什么抓我？”

“不是抓，是请你去。”

姘妇是姜探长在三天之内破案的唯一线索和希望。

姜探长让手下迅速调查姘妇认不认识于晨益。姜探长认定于晨益也是她杀的，要不就是有一个犯罪集团，她是其中一员。

姜探长又让另一名手下了解姘妇的学历和她所接触的人的学历，查有没有学自然科学特别是从事高科技研究的。

回到警察局，姜探长立即盘问市长的姘妇。

一无所获。

市长尸体解剖的结果同于晨益一样。

“你要快！”局长亲自督战，“已经有记者得知市长被杀了，估计最多再有两个小时媒介就要报道市长的死讯了。”

姜探长清楚只要媒介一报道，他的压力就大了。公众需要知道市长的死因。

调查人员回来了。姘妇与于晨益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线索是姘妇有个中学同学现在是某大学的生物系副教授，在该领域小有名气。

“拘留。抄家。”姜探长从牙缝里往外挤字。

他没时间循序渐进。

耀武扬威的警车开到那所大学从课堂上抓走了副教授。副教授离开梯型教室时的神态使人想起被捕的地下党仁人志士。

姜探长亲自搜查了副教授的住所。

姜探长在局里提审谋害市长的嫌疑犯副教授。

副教授毕竟是读书人，听到姜探长一声断喝他就把自己干过的坏事全招了，成了变节者。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罪证！”姜探长拿起一摞纸给副教授看，“全在这上面！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交代吧！”

副教授面如土色：

“我说...我说.....我在写一篇论文时...剽窃了别人的论文...我还和6个女大学生...发生过。·关系...她们都满16岁了...我是验过她们的身份证后才、...什么的...我懂法律...16岁以下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都以强奸论处...处7年以上死刑以下

姜探长控制住自己没掏枪毙了池。·

“我还在一次晚上路过女生宿舍时扒过窗户偷看她们洗...我还在听说一位女生看《金瓶梅》后找她谈话假装爱护她假装批评她其实后来我当西门庆她当潘...”

经验丰富的姜探长看出副教授的智力和胆量不足以使他成为杀害市长和于晨益的凶手。“把他移交轻案组。”姜探长低声对手下说。

局长平均30分钟询问一次破案进展。

“放了姘妇，跟踪她！”姜探长无计可施，只好出此下策。

姘妇离开了警察局。

姜探长率手下驾车跟踪。

姘妇到电视台上班，就跟什么事没发生过似的。

“她一点儿也不悲痛。”手下提醒姜探长。

车载电话响了。局长通知姜探长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开始大肆渲染市长被谋杀。有一家电视台不知从哪儿知道了于晨益的命案，他们已经开始把两案子联系起来报道，并将这种死法定名为“神秘谋杀”。

“抄她的家！”姜探长急了。他现在只能打市长姘妇的主意。手一下去开搜查证。

姘妇有3个住处。搜查的结果除了大笔现金没发现任何线索

一天过去了。破案没有进展。

当天夜里11点，又一人遭神秘谋杀。被害人是一家税务所的副所长。女性。

姜探长在检查了作案现场后认定3次谋杀均系一人所为。

新闻界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市出现的神秘杀手，一时间人心慌慌。

警察局出动所有警力上街蹲守。

姜探核知道，如果3天内他破不了案，他就该滚蛋了。然后是局长滚蛋。

“你们都出去，我自己呆会儿。”姜探长对手下说。

现在是凌晨4点。姜探长独自苦苦思索。

奸杀仇杀谋财害命都不是，凶手到底要干什么？故意给我出难题？是我的仇人干的？姜探长开始给自己的仇人排队。

在每个人的生命过程中都会出现误区。

杀人蚁的数量在飞速增长。姜探长在自己的仇人中寻找凶手。

清晨，所有生活在本市的姜探长的仇人都被拘留了。

正当姜探长逐个提审无辜良民时。手下传递给他的一个噩耗使他确信自己必须卷铺盖滚蛋了。

某大国议员在本市访问时于今日凌晨在他下榻的饭店惨遭神秘谋杀。

“我×你妈”姜探长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凶手，“有种你来杀我！”

外国议员被杀害时，姜探长的仇人全都在拘留所里羁押。事实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姜探长开始给局长的仇人排队。’

被害外国议员的国家不干了，他们发来强硬的外交照会，要求在24小时

内破案。24 小时破不了案他们将派警员来破案。

姜探长在外国议员被杀害的现场发现了跟务员的指纹，他拘留了服务员。抄家。依然一无所获。

外国议员身上的血几乎被凶手全抽走了。

“查全市所有医院豹血库的入库单！”姜探长急中生智。

“凶手一定是医生！”一名手下提醒头儿。

“把全市所有有前科的医生都抓起来！”姜探长不能允许再有人被杀害。有前科的医生被拘留后神秘谋杀愈演愈烈。

限期一过，趾高气扬的外国警官来了。

姜探长垂头丧气地遵局长之命驾车到机场接外国警官。。

外国警官坐姜探长的车踌躇满志地行进在高速公路上，好像一停车罪犯就恭候在车门旁束手就擒请他们掏手拷。‘

姜探长一路冷笑。他等着看外国同行的笑话。。

外国警官在议员的尸体旁转悠了 10 个小时，一个比一个束手无策一个比一个显得弱智。

该国政府警告国民不要去那个议员被杀害的国家旅游。全世界的媒介玩命报道神秘谋杀扫荡那个国家，劝告活着的生命最好不要去那个国家冒险。

姜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迫辞职了。

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这座城市共有 38 人死于神秘谋杀。

恐怖导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停业。

防盗门脱销。当中家报纸说被神秘谋杀的人家里都有防盗门后，人们争先恐后拆除防盗门。...

直到外国开始出现神秘谋杀，外国媒介才闭上了喋喋不休的嘴，转而骂本国的警察是饭桶。

姜探长的离职使他省去了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仇人排队的麻烦。神秘谋杀开始肆虐全球人类。，无数杀人蚁乘坐飞机乘坐火车乘坐轮船乘坐汽车奔赴世界各地觅食。

国际刑警傻呆了。用同一种手法在相同的时间里在世界各地杀人，罪犯只要死者的生命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这不是向国际刑警示威是什么？

黑手党被列为第一嫌疑犯组织。

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国家的一位颇有名气的部长在会议期间去卫生间方便，他再没像以前那样从马桶上站起来。杀人蚁残忍地在厕所杀害了他。而他的女儿明天结婚。作为父亲，他是婚礼的第三号人物。他最爱女儿。女儿的婚礼足足筹备了两年。部长在 6 年前受过一次神不知鬼不觉的贿，金额为 500 美元。此前此后他都是清白的。尽管他的第二波长较微弱，8 只杀人蚁还是不远万里乘坐国际航班赴宴品尝他的鲜血。

惨剧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国家死亡人数与日俱增。每天都有人失去亲人。

人类惶惶不可终日。’

经费捉襟见肘的联合国居然悬赏 1000 万美元给提供神秘谋杀线索的人。

全球的警察终日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恐拜火是一只雄性杀人蚁。他是在一位副总统的尸体上出生的。

王希力霞是一只雌性杀人蚁。她是在一位局长的尸体上问世的。

他们都是喝人血长大的。杀人不眨眼。

王希力霞第一次和恐拜火见面是在一家大饭店的地下停车场。她的父母在一位局长身上缔造了她，又为她提供了滋养生命的第一滴人血。

她在饱餐人血后身体迅速茁壮成长，她告别父母后独立。

她开始寻找食物，寻找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

她接受到一个第二波长，她寻波面去。她要吃那个人的血。

当王希力霞赶到目标所在地时，目标离她而去。这是一座大饭店的地下停车场。目标是一个司机。那司机的运气不错，在杀人蚁王希力霞逼近他时，他的老板办完了事，他驾车走了。他可以多活 10 分钟，他的车上已经潜伏了 9 只刚刚饱餐过的将他作为储存食物的杀人蚁。

王希力霞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到嘴的血跑了。

好在她还不饿，她选择了一辆汽车小憩。这是一辆豪华汽车，她栖息在汽车的前牌照后边的一颗螺钉上。

“你好！”声音是从王希力霞身边传来的，王希力霞扭头看，牌照的另一颗螺钉上有一位她的同胞，男生。

“你好！”王希力霞对他说。

“我叫恐拜火。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叫王希力霞。”王希力霞说。

“很美的名字。”恐拜火说。

“谢谢，我妈妈给我起的。你的名字挺男子气的。”王希力霞脸不知为什么红了。

“我爸爸给我起的。我爸爸的名字更鲁，他叫恐刀酷。”恐拜火说，“我爸爸和妈妈是喝了一位副总统的血后生的我。你第一次喝的什么人的血？”

“局长。”王希力霞有点儿自卑。

“不错了。我昨天碰到一位同胞，他是喝一个宰客的出租车司机的血长大的，而且还是‘面的’司机，档次低了点儿。”恐拜火安慰王希力霞。

王希力霞觉得恐拜火挺善解人意。

“我可以过去吗？”恐拜火问王希力霞。

这块汽车牌照共有两颗螺钉，现在他俩各占据一颗。

“过来吧。”王希力霞说。

恐拜火顺着牌照过来了。

她嗅到他身上有一股类似油墨的气味儿，她喜欢这气味儿。

他嗅到她身上有一股野草的气味儿，他的心跳开始加速。他曾经碰到过几位异性同胞，他没有这种心跳的感觉。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相互注视，他们的身体渐渐接近，他们没说一句话没作任何铺垫就极其自然地接吻了。大凡异性之间在第一次接吻前需要用语言极力向对方表白自己以获得对方准吻签证的，都不是真情。真情不需要语言，真情不需要签证。

他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杀人蚁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他们结为夫妻的前提是吃人血后才能圆房。

“咱们去找能让咱们结婚的人。”恐拜火说。

王希力霞点头。

“先休息一会儿，你刚走了挺长的路。”恐拜火说。

“你怎么知道？”王希力霞问。

“看得出来。我比你经历多。”恐拜火说。

“我赶来的时候，那人走了。”王希力霞说。

“这是常有的事。有一次，我到一座学校去吃一个校长，等我赶到那学校时，校长已经被先我一步的同胞吃了。”恐拜火说。

“我没去过学校。学校是干什么的？”王希力霞问。

“弄好了是人学知识的地方，弄不好是摧残人类的孩子的地方*我去的那所学校就是摧残孩子的地方。在那所学校上学真惨，和蹲监狱差不多。老师给每个学生排名次。”

“根据什么给学生排名次？”

“根据考试分数。”

“什么叫考试？”

“就是由老师出题，事先不让学生知道题的答案。学生在考卷上的答案如果和老师的答案一样，就会获得高分。”

“世界这么大，怎么会只有一个答案？”

“要不怎么说考试是摧残学生的智力呢！”

“还是咱们杀人蚁好，没有学校，不用受这份罪。”

“依我看，和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完全合拍的学生，长大不会有什么出息。”

“为什么？”

“这种传授知识的方法是违背人性的。适应违背人性的做法的人会有出息？不适应的人才可能有出息。”

王希力霞佩服恐拜火的见识。

“你坐过汽车吗？”恐拜火问恋人。

“坐过。我刚才就是搭一辆汽车来的。”王希力霞说。

“咱们现在呆的这辆汽车比较名贵，值很多钱。”恐拜火说。王希力霞打量这辆汽车，她看不出来。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王希力霞问。

“我喜欢观察人类，喜欢听他们说话。真正的美食家对食品要有研究。”恐拜火说。

“光会吃不算美食家？”王希力霞问。

“当然不算。必须充分了解吃的对象才算美食家。”恐拜火说。

“我也要当美食家。”王希力霞要走与夫君志同道合的路。

“咱们一起当。”恐拜火说。

有脚步声接近这辆汽车。掏钥匙声。

“不好，这车要开！咱们快走！”恐拜火说。

王希力霞知道在汽车行驶时呆在车外边很容易被甩下去，她和恐拜火急忙往车下爬。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汽车发动了。巨大的发动机声震耳欲聋。

“抓紧！”恐拜火大声告诫王希力霞。

王希力霞死死抓住螺钉。

汽车进入行驶状态，它经过一条很陡的坡路后驶出了地下停车场。

“一会儿它会开得很快，你一定要抓住！”恐拜火对王希力霞说。王希力霞点头。她心里挺害怕。她不想死，更不想和恐拜火分离。汽车果然越开越快，有时还夹杂着颠簸。

有一次王希力霞差点儿掉下去。

恐拜火死死抱位王希力霞。

就在王希力霞和恐拜火的体力渐渐不支时，汽车遇到了交通阻塞。恐拜火松了一口气。

“咱们离开它。”恐拜火说。

“它现在不会开？”王希力霞心有余悸。

“好像是挺严重的堵车。”恐拜火说)“咱们动作要快。”

王希力霞跟在恐拜火身后离开了那颗螺钉，他们顺着车轮下到地面。四周全是停滞的汽车，司机们于个个气急败坏地伸长了脖子向前看。

“咱们得穿过3条车道才能到路边，快！在路中间很危险。”

他们开始用奔跑的速度向路边移动，没人注意他们。

“从车下边走。”恐拜火给王希力霞领路。

当他们刚刚钻进路边的草丛，汽车开始缓慢地向前行驶了。

王希力霞精疲力尽。

恐拜火为她按摩。

王希力霞注视着恐拜火，

她想现在就嫁给他，可惜不行。

“咱们去找食物吧？我不累了。”王希力霞对恐拜火说。

这也是恐拜火盼望的事，他也想尽快娶王希力霞。

“咱们现在找目标。”恐拜火说。

他们同时打开身上的“雷达”，搜索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

“我找到了一个。”恐拜火宣布。

“我也找到了一个。”王希力霞几乎同时声称。

经过核对，他们发现的是同一个人。

“挺远的，咱们走。”恐拜火说。

“走。”王希力霞对婚姻的渴望超过了对食物的渴望。

“停在前边那个公共汽车站的公共汽车是开往目标的方向的，咱们搭公共汽车去。”恐拜火说。

王希力霞跟着恐拜火穿越草丛向公共汽车站靠拢。

车站上有不少人在等车。刚才那辆车已经开走了。

“咱们爬上那条绿裤子，让她把咱们带上车。”恐拜火对王希力霞说。

他们离开了草丛，顺着地砖的四线接近那条绿裤子。

两只杀人蚁爬进绿裤子，他们藏在裤子里边等候公共汽车。

“这人要是第二波长就好了。”王希力霞说。

“我也奇怪，人类成员中干吗第一波长比第二波长多呢？”恐拜火认为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

公共汽车进站了。

绿裤子上车。

“她如果下车，咱们就马上离开她，除非她在咱们要下车的站下车。”恐拜火说。

“这车上如果有食物就好了。”王希力霞结婚心切。

恐拜火搜索了两遍，车上没有一个人的电磁波是第二波长。

“别着急，不出意外，咱们今天就能找到那个人。”恐拜火安慰王希力霞。

绿裤子开始向车门处移动。

“她要下车。咱们离开她。”恐拜火说。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顺着那女士的鞋下到车的地板上，地板上全是鞋。

“咱们到车门旁去，下车方便。”恐拜火说。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一边躲鞋一边朝车门行进。车上没有任何人知道近来震动全球的神秘谋杀的杀手和他们同车。

经过6次停车后，恐拜火告诉王希力霞下一站下车。

王希力霞也测出了下一站距离目标最近。

一双旅游鞋来到王希力霞和恐拜火身边。

“咱们跟他下车。”恐拜火判断旅游鞋要下车。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爬上旅游鞋。这是一双高档旅游鞋，鞋身上布满了耀武扬威的图案和色块。

“正好适合咱们隐蔽。”恐拜火找了一块和自己的肤色差不多的领域作为权宜之地。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靠在一起。

汽车进站了。车门大开。

旅游鞋下车。

“抓紧！”恐拜火对王希力霞说。

旅游鞋走路的速度很快，还时不时伴有踢踏动作。王希力霞死死抱住一根鞋带。

旅游鞋行走的速度越来越快。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的生理功能告诉他们旅游鞋的运行方向和他们物色的食物所在地是一致的，他们要搭旅游鞋的车，直到他改变方向。

第二波长越来越强烈了，恐拜火对王希力霞说：

“快到了，坚持住！”

王希力霞抱着鞋带点头。

旅游鞋突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快跳下去！往外侧跳，别被他踩着。”恐拜火说。

王希力霞不笨，她利用鞋带的晃动产生的惯性跳离旅游鞋。恐拜火随后跳下来。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躲在路面的一条缝隙里，无数双巨大的鞋从他们头上踩过。

“那旅游鞋要是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就到了。”恐拜火说。

“我已经饿了。”王希力霞说。

“我也是。”恐拜火说。

“咱们走。”王希力霞给恋人鼓劲。

他们朝食物定去。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跋涉，恐拜火和王希力霞进入了食物的家*他们极为兴奋，吃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结婚了。

这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家庭，家里只有食物自己，食物是个30岁左右的男人。

王希力霞深情地注视着恐拜火，她珍惜这婚前的时光。

恐拜火也是。

没有一句话。

“咱们开吃吧？”恐拜火没有说开婚。

王希力霞轻轻地点头。

他们手拉手朝食物走去。

就在他们接近食物的时候，那人突然站起来，他开始在屋里来回走，使得恐拜火和王希力霞无法在他的身上登陆。

“你在这儿等着，我先上去给他注射。”

恐拜火对新娘说。

“当心。”王希力霞关照新郎。

恐拜火寻找爬上食物的机会。

食物发出的第二波长刺激着恐拜火和王希力霞的食欲。

在一次食物经过恐拜火时，恐拜火试图抓住食物的鞋，他没成功，还险些被踩伤。

“等他停下来再吃吧。”王希力霞对恐拜火说。

“我能上去。”恐拜火不想等了。

食物走进另一个房间，他从床下拿出一个纸包，放进皮包里，打开家门走了。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傻眼了。

“没关系，咱们在这等L等他。这是他的家，他必须回来。”王希力霞安慰恐拜火。

“反正也不用跑路了，咱们就以逸待劳吧。”恐拜火说。

他们在食物的家等食物。他们靠聊天打发时间和饥饿。4个小时后，食物终于回家了。

令恐拜火和王希力霞惊讶的是，食物出去一趟后不是食物了。

他身上的第二波长改成了第一波长！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面面相觑，他们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原来，这食物昨天头一次受贿，今天经过一番心灵搏斗，刚才他将贿金退了回去。

他捡了一条命，却险些断送了王希力霞和恐拜火的恋情和生命。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有气无力地搜索新的目标。恐拜火埋怨自己刚才没有抓住机会，到嘴的食物让他跑了。

他们发现离他们最近的食物在欧洲，附近的食物都被同胞吃光了。

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

“去吗？”恐拜火问王希力霞。

“去。”王希力霞知道自己必须嫁给恐拜火，她找食物不是为了吃，是为了嫁恐拜火。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开始奔赴欧洲，

他们祈祷这个食物千万别改变波长。

去欧洲必须乘飞机。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支撑着疲惫的身躯离开了那个泯灭了他们的希望之火的人。他们下到一层时，王希力霞走不动了。

“我背着你去欧洲。”恐拜火说。

“你自己去吧，不要管我了。”王希力霞说。

恐拜火不说话，背上王希力霞就走。

王希力霞趴在恐拜火身上，她觉得自己不惨，相反很幸福。

这是真正意义的旅行结婚。

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

“咱们听天由命吧。”恐拜火决定上这辆出租车。

王希力霞在恐拜火背上艰难地点头。

恐拜火背着王希力霞顺着后轮胎爬到后车门旁等待机会。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已经没有力气在车外边乘坐汽车旅行，他们只能进入汽车。

“看咱们的运气了，如果乘坐出租车的人不从这个门上车咱们就完了。”恐拜火说。

“最好这个人不光从这个门上车，他还是第二波长。”王希力霞还有幽默的力气。

一行3人乘坐这辆出租车，除了司机的车门其余3个车门全开。

恐拜火用最快的速度趁乘客上车的机会背着王希力霞进入出租车。他们隐藏在后座的缝隙中。

出租车行驶。

“但愿是去机场。”王希力霞有气无力地说。

“会的。”恐拜火自信。

出租车到了火车站。

乘客们付费后下车。司机发现一位乘客的皮包掉在车座上，他打开皮包的拉链，里面有不少钱，他的眼睛一亮。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几乎是同时接收到司机身上的电磁波改频后发射出的第二波长，他们欣喜若狂。

然而好景不长，那司机下车追丢包的乘客去了。

等他回来时，第二波长又变回到第一波长了。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大失所望。

新上车的一位乘客去机场。

出租车驶上高速公路。

恐拜火看着饥饿的恋人，他恨这个出租车司机，恨他的波长，恨他见死不救。

出租车抵达机场时，王希力霞已经进入昏迷状态。

心急如焚的恐拜火背着王希力霞下了出租车，他寻找能到达停机坪的交通工具。他不可能背着王希力霞走到停机坪，他的身体状态也进入昏迷的临界点。

一辆画着航空标志的食品车出现在恐拜火的视野中，他断定这辆车是给飞机送食品的，他决定搭乘这辆车去停机坪。

食品车的速度很快，恐拜火只有让车轮从自己身上轧过去时碰巧自己在轮胎的凹处从而实现贴在轮胎上与车同行。这种方法的成功率是50%，因为轮胎上的凸凹处各占50%。

上帝总算关照了恐拜火一次。

恐拜火拼尽全身力气使自己和王希力霞贴在飞转的轮胎上，直至汽车停在飞机旁。

飞机是飞往布鲁塞尔的，恐拜火寻找的食物好像就在布鲁塞尔！
恐拜火背着王希力霞艰难地攀登舷梯，他用了整整两个小时。
当恐拜火和王希力霞登上飞机时，飞机的发动机已经蠢蠢欲动了。
机舱屏幕上的空中小姐在教乘客怎么穿救生衣。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藏在一个座位下边。
王希力霞苏醒了一回。

“咱们快有饭吃了。”恐拜火给王希力霞打气，“这架飞机直飞欧洲布鲁塞尔。”

“真的？咱们就快结婚了？”王希力霞微笑。

“是的。”恐拜火说。’ ’

飞机起飞了。机长绝对想不到他驾驶的飞机上有两位不速之客去欧洲杀人和结婚。

空中旅行是漫长的。空中小姐不厌其烦地通过往乘客肚子里灌输食物以达到转移乘客对时间的注意力的目的。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更需要食物，这飞机上没有他们能吃的食物。饿肚子的生命看别的生命吃饭是残酷的场面。

经过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着陆。

王希力霞又昏迷了。恐拜火也快不行了，是爱情支撑着他。食物发出的第二波长越来越强烈，这表明食物与恐拜火和王希力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恐拜火背着王希力霞离开飞机，向食物逼近。

终于，在布鲁塞尔一家饭店的客房里，恐拜火找到了食物。

食物是一个军人，一位比利时空军将领。

他正坐在房间里，面朝窗外发呆。

恐拜火咬着牙不让自己倒下，他先将王希力霞放在地毯上，他爬上空军将领的脚脖子……

将领倒下了。不是倒在战场上。

恐拜火推醒王希力霞。

奄奄一息的王希力霞大口大口吸吮香喷喷的血，她的体力在迅速恢复。恐拜火也大吃特吃，他在生命结束的前一秒钟起死回生。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在空军将领的尸体上酒足饭饱后，他们默默地看着对方。恐拜火的眼睛里是火焰，王希力霞的眼睛里是水流。

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了。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在布鲁塞尔一位将军的尸体上完婚。他们的身体里流着人类的血。人类的血促成了他们的婚姻。

恐拜火目睹了王希力霞生产的全过程。

那是他们的孩子。

恐拜火成为 52 个小杀人蚁的爸爸。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指导孩子吸将军的血，孩子们一边喝一边放肆地发育。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再次聚餐，补充刚刚消耗掉的能量。

“孩子们，咱们可以离开他了。”恐拜火看了一眼将军，对小杀人蚁们说。

“我们去哪儿？”一只孩子问爸爸。

“ 凭自己的本事去找食物，去找配偶，去享受生命。 ”

恐拜火教导孩子。

小杀人蚁告别爸爸妈妈，各奔前程。

王希力霞深情地注视着恐拜火。

恐拜火还想再和王希力霞生孩子，他们必须再喝人血。他们开始寻找新的第二波长。

被恐拜火和王希力霞杀害的比利时空军将领被警方认为是自杀身亡，他涉及一起受贿案最近正被调查。他参与向意大利阿古斯塔直升机公司提供 4 亿美元的订单而从中受贿 500 万美元。

他是王希力霞和恐拜火的救命恩人。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从此时来运转。有一次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那出租车司机刚好宰了一回乘客，第一波长改为第二波长。王希力霞和恐拜火近水楼台地喝了他的血，然后交配，然后生育，然后再喝血，然后和孩子告别。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终生厮守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共喝过 94 个人的血，生育了大约 5000 只孩子。

恐拜火和王希力霞死在美国华盛顿市白宫旁的草坪上。经验告诉他们总统府的食物普遍很丰富。可惜他们功亏一篑，没有走到。

王希力霞和恐拜火死得幸福，他们是在同一秒钟跨进另一个世界的。

11

随着地球上被神秘谋杀的人与日俱增，随着死亡人数突破 ' 20 万大关，随着无数警察人类再也坐不住了。

枪支弹药市场生意火爆，就连对枪支控制最严格的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老百姓买枪防身开绿灯。世界上所有大公司几乎都兼营枪支弹药。

被神秘谋杀的人遍及每个国家每个城市每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人们发现，除了监狱里的在押犯没有被谋杀的记录外，包括狱警在内的地球上的所有职业都有人被神秘谋杀。

没人愿意通过当犯人避难。

每个国家都成立了“反神秘谋杀特别警署”，专门从事对神秘谋杀的侦破，各国反神秘谋杀特别警署署长无一例外成了白痴的同义词，

全球作为神秘谋杀嫌疑犯被拘捕的人数逾 10 万，无数家庭蒙受不白之冤。

人们对神秘谋杀的恐惧大大超过了对艾滋病的恐惧，有媒介称神秘谋杀对人类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人们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会丧失自己的生命或亲人的生命。人人自危。下面是 1996 年 4 月 4 日在全球 1 分钟内被杀人蚁谋杀的所有人的简历。 ’

她叫庞妮，45 岁，在家中的卫生间里被杀人蚁杀害的。庞妮是中国大巴山中一个三等火车站的货运员。她小时候是坐在箩筐里同父亲逃荒从河南来到这里的，童年的穷，她终身难忘。她所在的车站地处贫困边远地区，当地几乎唯一的资源钨矿石只能通过这座小车站运出去换钱。 ’ 货车少，于是行贿成了货主们竞争车皮的手段。

当庞妮第一次接过货主塞过来的 50 元钱时，她的脸红了。随着受贿次数的增多，她渐渐习以为常了，以致于发展到货主不给她贿金休想发货的地步。

庞妮的钱越来越多，她舍不得花，她要给孩子留着，她要让自己的孩子过富有的生活，坐汽车不坐箩筐。

庞妮爱子如命，她装修房子时单单将孩子的房间留出来不装修。她从一家权威刊物上得知，所有装修材料都是化工制品，都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散发出各种对人体有害的有毒气体。成人生活在这种毒气环境中尚可以苟延残喘，最要命的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正处于发育生长身体的关键阶段，生活在装修的房间里会对他们的身体发育制造各种障碍，尤其影响智力和性功能，导致不育症。这是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庞妮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天然的房间里，她不允许任何有毒气体伤害自己的孩子。

庞妮被杀人蚁杀害后，她的孩子痛不欲生。

彼得·恩德勒是美国一家大公司驻欧洲的经理，他在负责筹建一座大厦时，接受了建筑承包商的贿赂。建筑商还免费为彼得·恩德勒装修了别墅。

杀人蚁在彼得·恩德勒的汽车里结束了他的生命。

夏静从小就做作家梦，没想到他从大学中文系中业后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于是夏静开始剽窃别人的作品，剽窃的手段比较高明。他有不少同学在出版社当编辑，于是他就搜集别人的作品编成选集，自任主编，送到出版社出版。他先后“主编”了《中国优秀小说选》、《东三省散文精粹》、《华北童话10家》、《特区诗歌撷英》、《京都市井小说荟萃》……夏静是在写中台前被杀人蚁屠杀的。其状惨不忍睹。

阿明，屈伦贝格是德国奥源尔公司的高级职员，他在几年内收取了基思市一家电气公司的120万马克的贿赂。他拥有8处私人住房。他是在自己的私人游艇上被杀人蚁杀戮的。他的妻子有孕在身。

李月喜是中国一个居委会的主任，他在国家征用该居委会所辖的7个村民小组的土地期间，将国有水库面积、国有荒地和国有公路作为居委会土地报征，冒领国家各种补偿费160万元。李月喜将这些钱大肆挥霍侵吞。他的第二波长极为强大，以致于他一个人就招来了7千只蚂蚁分享他的血，还造成一场罕见的杀人蚁大战。

莱思·戴维斯是美国亚特兰大市的一名警察，他多次接受毒贩子的贿赂，款然后为毒贩子提供方便。他和毒贩子使用大哥大联系，帮毒贩子转危为安。杀人蚁在一家酒吧食用了他。

西莫内是驻扎在米兰的意大利军队的一名上校。西莫内负责本部队所有官兵的军鞋的订购。一家公司为得到这笔利润可观的生意，向西莫内行贿了6000万里拉(合4万美元)。当士兵们穿着军鞋操练时，他们绝对想不到外表威严正派的西莫内上校吃了6000万里拉的回扣。杀人蚁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葬送了西莫内上校。

黄恒是中国某县粮库主任，他通过向收购的粮食中掺沙子贪污钱财。仅在一天的时间中，黄恒就雇人雇车向2738吨玉米中掺沙子118吨。黄恒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杀人蚁杀害的。黄恒是县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县里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刘英洲是中国南方某税务所所长，年方32岁，他在单位以年轻有魄力工作能力著称。他利用职务之便，采用私自开立银行帐户、暗中转移国家税款等手段，贪污人民币60多万元，挪用公款900多万元。刘英洲升任税务局副局长的任命已经打印。在局长找他谈话宣布擢升他的时候，数只杀人蚁爬

进他的内衣。

瑞典某大臣使用政府信用卡进行个人消费，杀人蚁在度假村拿他当了晚餐。

一位小学老师通过向学生推销商品从中渔利，该老师上着上着课突然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起来，被杀人蚁处死了。校方认定该老师是累死在讲台上的，好一通宣传。

一家电话局的科长通过人工调整电脑计次费贪污用户电话费，杀人蚁在夜总会里吃了他。

一位书商盗印他人作品，杀人蚁在美容院里吸食他身上的血。美容小姐发现这位顾客的脸越来越硬，直到她发出刺耳的叫声惊动了巡警大家才发现书商死在了美容床上。

一家银行的一位信贷科科长在放贷业务中收取企业的巨额贿赂，她死在自己的梳妆台旁。

某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采访一家企业的总裁时，向该总裁索贿 3000 元。正好有 4 只杀人蚁经过他身边，它们立即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了。

她是某城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她的工资不低，但她还想占有更多的钱。她开始动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敛财。她非法为一些公司审批外汇调剂外汇，为这些公司解决商品进口许可证，从中收取贿赂。她的胃口越来越大，数额逾 40 万元。她本来可以避免被杀人蚁杀害，因为检察院已经对她立案。然而在检察院拘传她的前 10 分钟，杀人蚁捷足先登了。

他靠偷自行车谋生。他在两年中共偷了 76 辆自行车。在他偷第 77 辆自行车的时候，杀人蚁通过车把爬到他身上。他在骑车去销赃的途中毙命。

她是一家公司财务部的出纳。她第一次贪污是在一个夏天的上午。一位职员来财务部报销差旅费。他出差前曾预借 1 万元，报销后退回 2031 元。她突发灵感，将借据销毁，贪污了这 2031 元。从此她胆子和招数同步增长，贪污数额急剧增至 7 位数，而公司头目对此一无所知。正当她得出“不懂财务或不过问账目的领导本质上是贪污教唆犯”的结论时，杀人蚁在她身上举行了婚礼。

他是正局级公务员。他用公款吃了一顿饭，餐费为 709 元。杀人蚁在餐桌上喝了他的血，共同用餐的人开始以为局座喝多了，当他们埠现局座惨遭神秘谋杀时，他们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她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部门经理，她和一家企业的经理出国考察。她接受了外商的 1 万美元贿赂，还和那家企业的经理共同瓜分了剩余的出国考察费 4368.93 美元。她和那经理是在日本大坂被杀人蚁追杀的。客死他乡。

他是欧洲十个富得流油的国家的议员。他利用自己的位置从一个房地产商手中用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买了一套别墅。他因福得祸，英年早逝在聚华别墅里。

他是某国边防局证件科中尉证件检察员，负责出境人员的证件检查放行。他的办公窗口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门。他不好好把门，却通过协助国民偷渡出境收取贿赂。杀人蚁在他工作的国际机场将他送交阎王爷接管。

她是医生。一家伪劣药厂的推销员答应她每给患者开一盆该厂生产的伪劣药品给她提成 25 元。她恨不得将都药当万能药开给得不同病的所有患者。1 年下来她挣了 5 万多元。5 万元换了个第二波长，成为杀人蚁的袭击目标。她的女儿是一家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她听说自己的妈妈被神秘谋杀后精神失

常了。这个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考 100 分的考试天才居然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写成了一篇黄色小说，

以上诸位都是在 1996 年 4 月 4 日的某 1 分钟内被杀人蚁杀害的人类成员。他们的第二波长导致了杀身之祸。他们的家庭由于失去他们而悲痛欲绝每况愈下。

12

如此严重的神秘谋杀使各国首脑不得不聚首联合图共面对策。某国元首建议抽调各国密探中的精华组成跨国侦破小组侦破神秘谋杀。各国首脑一致投赞成票。

第一步先由各国自荐 10 名货真价实的优秀警探。第二步从这 1000 多名警探中筛选出 20 名最货真价实的。第三步再从这 20 名警探中拔出 3 顶级警探。

跨国侦破小组即由这 3 名顶级警探组成。

他们分别来自 3 个国家：中国的韩宝林。澳大利亚的丹尼尔。美国的马田史高西斯。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千万警探中的佼佼者。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头脑发达，智商均超过 300。他们如果不当警探当科学家，诺贝尔奖证书将成为他们家最不值钱的纸制品。他们如果当演员，阿兰德龙史泰龙成龙将由龙变虫。韩宝林、丹尼尔和马田史高西斯的人生座右铭惊人地一致：不干赢不了的事。

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香港。

互相握手。

“韩宝林。”

“丹尼尔。”

“马田史高西斯。”

3 人口中说自己的名字。

没有废话，顶级警探开始分析案情。

“我出过 1398 个神秘谋杀现场。我认为不像是人干的。”马田史高西斯说。

“我检查过 3472 具被神秘谋杀的尸体。我发现没有一个死者是孩子。就是说，神秘谋杀只杀成年人。”韩宝林说。

“我看过 774 个现场，好像死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比较好。”丹尼尔说。

凶手不是人。只杀成年人。被害人比较有钱。

顶级警探在初次见面的 5 分钟内达成了这 3 个共识。

“咱们物色一位有钱的成年人，对他实行 24 小时贴身监护，有可能发现凶手。”韩宝林建议。

“为什么不能是她？”马田史高西斯问。他希望找一位有钱的女成年人作为贴身监护对象。

“当然可以。”韩宝林赞成。

“有人愿意同咱们合作吗？”丹尼尔怀疑。

“告诉她有人要系她，她准巴不得求咱们贴身监护她。”马田史高西斯

说，

真到具体运作时，3人一致反对找女性被监护人。麻烦。

他们在法国物色了一位有钱的男性成年人作为鱼饵被监护人，他的弟弟在一个星期前被神秘谋杀。他叫路易斯。

路易斯正在为弟弟筹办葬礼，他对于能够享受世界顶级警探的全天候监护感到荣幸。

韩宝林、丹尼尔和马田史高西斯每人每天8小时轮流监护路易斯，寸步不离。

路易斯是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副总。公司的效益不错，路易斯的收入颇丰。

这天正值韩宝林当班，他随路易斯到公司上班。

路易斯到总裁办公室和总裁商讨公司明年的规划。韩宝林坐在一旁监护。

“咱们公司明年是否可以扩大经营领域？”比如投资保健品？”路易斯建议。

总裁摇头：“做生意，经营的商品必须在同类商品中是数一数二的。如果数三数四，就不要干了，咱们开发的电脑软件在国内是数一的，咱们如果经营保健品肯定在国内排在第6名以后。

韩宝林在一旁暗暗赞成总裁的经营方针。不管做什么生意，你经营的产品在同类产品中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数3以后就不要做。如果你想干好的话。

3个顶级警探跟了路易斯一个月，路易斯安然无恙。他们不知道路易斯的人体生物电磁波是第一波长。

这期间，路易斯的左邻右舍不断有人遭到神秘谋杀。

“我看咱们可以考虑更换监护对象了吧？”一天晚上，丹尼尔对搭档们说。

韩宝林和马田史高西斯没意见。

路易斯听说警探们要撤销对他的保护，吓坏了，他苦苦哀求警探们留下来继续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

警探们义无反顾地离他而去。

当韩宝林们发动了停在路易斯家楼下的汽车时，他们听见附近一座别墅里传出孩子的惨叫。

3个警探动作敏捷地掏枪跳下汽车跑向那座别墅。

“我妈妈被杀了！”一个女孩儿大喊。

韩宝林、丹尼尔和马田史高西斯冲进房间，一个漂亮的中年女子躺在地板上。

韩宝林伸出两个手指摸她的脖子。

“死了。”韩宝林通知搭档们。

“脱光她的衣服！快！”马田史高西斯说。

“干什么？”丹尼尔问。

“检查她身上有什么！”韩宝林赞成。

3个警探开始用最快的速度脱死者的衣服。

“你们干什么？”女孩儿发怒。

警探们顾不上向她解释。

死者全裸。

“看！”韩宝林惊呼。

死者白皙丰满的腹部上有数十只形态怪异的昆虫。

“这是什么？”丹尼尔问搭档。*

“没见过。是蚂蚁？”

马田史高西斯凑近了观察。

“它们在于什么？”

韩宝林发现怪异昆虫均处于交配状态。

“你在家见过这种虫子吗？”马田史高西斯问女孩儿。女孩儿摇头。

“给我们找个玻璃瓶。”韩宝林对女孩儿说，“它们可能是杀死你妈妈的凶手。”

3位警探小心翼翼地将怪异昆虫装进玻璃瓶。

丹尼尔掏出大哥大。

“我们需要马上见世界上最权威的昆虫专家！”丹尼尔直接给联合国秘书长打电话。

“你们在哪儿？”秘书长问。

“法国巴黎。”

“专家马上到巴黎！”秘书长说。

13

5位全球顶级昆虫专家不知通过什么方法在1小时之内聚集法国巴黎，速度之快连一向嘲笑时间走得慢的韩宝林、马田史高西斯和丹尼尔帮感到吃惊。

3位警探在法国总统府会见5位昆虫专家，可见法国政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法国总统亲自为双方沏茶倒水。

“这是什么？”韩宝林将装着怪异昆虫的玻璃瓶拿给诸位昆虫专家看。”

专家们围过来看，有的还拿放大镜看。

他们看完了小声探讨，然后又看，又探讨，再看，再探讨。

终于，一位专家代表同行向警探宣布结论：

“地球上从未有过这种昆虫。我们初步的判断是，它们属于蚂蚁科。”

“能判断它们的食物是什么吗？”丹尼尔问专家。

“这需要解剖。”专家回答。

“我们怀疑它们是神秘谋杀的凶手，请立即解剖。”韩宝林说。...’

专家们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仪器，他们在显微镜下联手解剖怪异蚂蚁。

一只杀人蚁被镊子夹到了显微镜下，它的身体被小刀划开了。

“剧毒！”一位专家大喊。

“人血！”另一位专家用更大的声音喊。

“快去提取刚才那位死者的血！”马田史高西斯命令法国总统。

总统跑出爱丽舍宫。

经检验，怪异蚂蚁腹中的血和死者的血完全一样。

“杀人蚁！”韩宝林咬牙切齿地说。他的表弟和姑姑死在杀人蚁手里。

杀人蚁从此有了名字。

“它们先给人注射毒素，人死后，它们吸食人的血液。”家估计。

“杀人蚁是从哪儿来的？”马田史高西斯问。

“地球上绝对不会产车。”一位专门研究蚂蚁的专家断言。

“外星人投放的？”丹尼尔推测。

电视台记者迅速将这一消息告诉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成员。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杀人蚁的可怕形象。播音员说，专家估计杀人蚁来自外星球，经试验普通杀虫剂对杀人蚁无效。所有家庭都恨不得把自己的家翻个底朝天，检查家里有没有杀人蚁。进行过室内装修的家庭不惜血本拆掉贴在墙上的各种物质，不给杀人蚁以藏匿之地。

无数家庭在家中发现了杀人蚁，他们弃家而逃，仓惶报警。

还有不少人见到普通蚂蚁吓得昏死过去。

皮皮鲁看着电视屏幕上的杀人蚁觉得面熟。他想起来了。

皮皮鲁通过当地派出所同韩宝林通了电话。韩宝林立即将皮皮鲁提供的信息转告昆虫专家。

经专家验证，皮皮鲁的话是正确的。杀人蚁诞生在皮皮鲁曾就学的学校。

尽管人类知道了凶手是谁，可每天仍有至少 5000 人在全球各个角落惨遭杀人蚁杀害。无数个幸福家庭被败坏，无数个孩子成为孤儿。

不断有新的专门对付杀人蚁的杀虫剂问世，不少杀虫剂确实能杀死杀人蚁，但杀人蚁的繁殖力超过了杀虫剂厂家的生产能力。

防蚁服防蚁膏应运而生。凡生产与防杀人蚁有关的产品的厂家都无一例外大发其财，将汽车和电脑公司打入贫困阶级。

人人自危。人人谈蚁色变。

14

联合国责成 3 名警探和 5 位昆虫专家组成了反杀人蚁小组。

组员们将对付杀人蚁的焦点全集中在杀人蚁为什么不杀孩子上。

“成年人身上有吸引杀人蚁的东西？”韩宝林分析。

“为什么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夫妻，杀人蚁只杀丈夫不杀妻子或只杀妻子不杀丈夫？”马田史高西斯发问。

“也有都杀的。”丹尼尔说。

一个坏消息传到了反杀人蚁小组驻地：

一名 19 岁的男孩子惨遭杀人蚁杀害！

这是全球首例杀人蚁袭击未成年人案。

3 名警探立即飞往现场。

“他被害前在于什么？”韩宝林问死者的要好同学。

“……”那男孩子欲言又止。

“说吧，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们。”丹尼尔鼓励男孩子。

“他...抢了...一个小同学...的钱……”男孩子指着白单子下的死者说。

“你在场？”韩宝林问。

男孩子点头。

“他分给你抢来的钱了吗？”韩宝林问。

男孩子犹豫。

“快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韩宝林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马田史高西斯和丹尼尔一愣。他们对于搭档吓唬未成年人不满意。

“我...分了...5元.....”男孩子坦白。

“快把你的衣服脱光!”韩宝林命令男孩子。

“你要干什么?”马田史高西斯看不过去了,他质问韩宝林。

“我估计已经有杀人蚁在他身上了!”韩宝林说。

“为什么?”丹尼尔问韩宝林。

“如果你们不想看着他死,就果会儿再问!”韩宝林边说边强行脱光男孩子的衣服。

男孩子捂着羞处蹲下了。

韩宝林检查男孩子的衣服。衣服上果然有3只杀人蚁!

马田史高西斯和丹尼尔服了韩宝林。

“到底是怎么区事?丹马田史高西斯问韩宝林。

“杀人蚁的谜快揭开了。”韩宝林满脸通红,兴奋异常。

“你快说!”丹尼尔催促韩宝林。

韩宝林和搭档们耳语。

“可能吗?”马田史高西斯怀疑。

“这需要专家的认定。”丹尼尔说。

韩宝林用大哥大给联合国秘书长下指令,让他立即将顶级人体生物学家调到反杀人蚁小组听差。

人体生物学家到反杀人蚁小组报到后立即被韩宝林们拉进实验室。

在韩宝林的提示下,人体生物学家迅速发现了吸引杀人蚁的是人体电磁波第二波长。

“在未成年人中有劣迹的也不少,为什么几年来杀人蚁没吃他们?”马田史高西斯不明白。

“孩子曲第二搜长较之成年人弱。这是杀人蚁原来不吃孩子的原因。后来人们对杀人蚁防范了,它们找食物相对不容易,就饥不择食连弱的第二波长也不放过了。”韩宝林解释。

至此,杀人蚁之谜完全揭开。前后用了8年时间。四百多万人死在杀人蚁手中*

当人们知道了杀人蚁专门袭击人体生物电磁波属于第二波长的人后,有人欢喜有人愁。自己的人体电磁波属于哪个波长不需要仪器测定,每中人心里都门儿清。

那些原先受人们同情的死者的亲人现在成了罪犯的家属而无地自容。从此每被杀人蚁杀一个,地球上就多一个无地自容的家庭。

传说有几个国家的反贪局开始饲养杀人蚁。还有的国家解散了检察院。第一波长的人从此高枕无忧安居乐业。第二波长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个总统人不知鬼不觉地受过个家大企业的贿,他自信这事天衣无缝。杀人蚁的出现使他坐立不安。这是一个视名节如命的总统,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在本国历史土留下恶名。他现在最爱干的事是看自己的脚下,看有没有杀人蚁寻波面来。一次他会见外国首脑时心不在焉,眼睛不看对方看地下,碰巧那是一个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國家的首脑,经济不发达自卑自然发达,那首脑认为该元首看不起他,气得手发抖。

为了保持自己的名节，那总统干脆雇了个杀手抢在杀人蚁之前暗杀了自己，混了个国葬和全名。

一位丈夫在单位负责建办公楼。几家施工队竞争这个项目，他让向他行贿最多的施工队承建办公楼。妻子最近夜不能寐，她早就怀疑丈夫有受贿嫌疑，但她也喜欢钱。她从电视上知道了杀人蚁专吃第二波长的血后，害怕了。

“你一共受过多少贿？”妻子问丈夫。

“15万。”丈夫清楚事到如今不能再瞒了。

“为了你的性命和咱们这个家，快把脏款退了吧！”妻子哀求丈夫。

“我也想退。你没看我这几天都吃不下饭？可大部分都花了。”丈夫眼圈红了。

夫妻抱头痛哭，生死诀别。

“听说杀人蚁不会游泳。”妻子化悲痛为力量急中生智。

“是吗？”丈夫绝路逢生。

“你泡在浴缸里，就不怕杀人蚁了。”妻子说、

“一天24小时都泡着？”丈夫不寒而栗。

“那也比死了强。”妻子说。

丈夫点头。

妻子为丈夫烧热水。

丈夫宽衣入浴缸。一个小时后，水凉了。妻子给丈夫换水。

3天下来，丈夫的皮肤快泡烂了。

丈夫想出来。

“你看！”妻子让丈夫看浴缸四周的地面。

浴缸四周的地面上是数万只杀人蚁，踩不尽杀不绝。

丈夫揪自己的头发，连皮带肉。浴缸里的水变红了。

他恨自己不该受贿。

他成为地球上第一个活活在水里泡死的人类成员。

以人类的智慧，消灭杀人蚁不是做不到的事。问题在于有相当数量的人类成员不同意消灭杀人蚁，他们甚至说杀人蚁是上帝派来的。

为此，联合国不得不就是否消灭杀人蚁举行全民公决。

公决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赞成保留杀人蚁，任其自生自灭。有专家预言，杀人蚁将第二波长吃光后由于断绝了食物将自行消亡。

联合国只能尊重全民公决的结果。

人类的数量在继续减少。这是自恐龙灭绝以来地球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生命优胜劣汰。

在人类失去了近两亿同胞后杀人蚁日渐衰落。

由清一色的第一波长组成的人类掩埋好亲人和同胞的尸体，开始一个新的纪元。

(全文完)

活车

作者：郑渊洁

我不信。

我不能不信。

我的汽车活了。

我的那辆牌照号 M 7 5 6 2 的金羊牌汽车是活车。

第一章

国内开车族没有不知照金羊牌小轿车的。这种轿车外形美观，乘坐舒适。特别令驾驶员青睐的是它的操作系统几乎是完美已无缺的，灵活，可靠，值得信赖。难怪金羊牌轿车的广告是这样说的：

金羊牌轿车。坐车的是老板。开车的也是老板。

拥有一辆金羊牌轿车是我多年的夙愿。当然，它的价格对于我这样的靠工资吃饭的职员来说，令人望而却步。我不敢奢望自己能够在五十岁前拥有他。

每当我在大街上看见金羊牌轿车疾驶而过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一直到他没影为止。这时，我脑海中总是浮现海豚在水中那潇洒的游弋姿态。

我从小就喜欢汽车。我上街的最大乐趣就是欣赏各式各样的汽车。我觉得汽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每当我看见人类将自然界的矿石、石油、橡胶...糅合在一起然后让它在地球上奔跑时我内心就产生一股不可名状的激情。我庆幸自己投了人胎。

作为与人类的一员，在生命的全程中从未驾驶过汽车或从未拥有过一辆汽车，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遗憾，白白浪费了作为人的特权。动物没这个福气。

当今世界的汽车工业竞争激烈。激烈的竞争给我这个经济拮据的车迷带来了曙光。这些上班时，我在报上看到了金羊轿车不惜血本在报上做的整板广告。当我的目光刚一接触到广告标题时，我的心就怦怦急跳起来。广告的标题是：

金羊轿车驶入普通职员的家庭

下边的小字是：金羊汽车集团推出分期付款购车方式

我用左手按住狂跳的心脏，迅速将分期付款的具体数字看了两遍。我拿过办公桌上的计算器，将分期付款购车款项与我的存款数额算了一遍。

计算机的显示出上的数字表明，我明天就可以求一辆地道的金羊轿车了！

我想拥抱办公室里的所有男同事——包括对头。我想吻办公室里的所有女同事——包括还差1个月就要退休的。

下班回家后，我将好消息告诉妻和女儿。他们也同我一样兴奋。受我多年的影响和熏陶，他们喜欢汽车的程度仅次于时装。

“明天就去买车？”妻问。“对，我已经向经理请了假。你们也和我一起去，这是咱们家的节日。”我边说边从酒柜里拿那瓶存放了十五年的陈酒。

爸爸，我明天可以不上学啦？”女儿惊讶地问我。“当然，我跟你的老师打电话。就说...恩...就说带你去看牙医。”我说。

“太棒了！我明天可以不上学啦！”10岁的女儿一蹦老高，搂着我的脖子往死里亲我。她知道可以少上一天的课居然比买汽车还高兴。这场面要想是让她的班主任看见，班主任因该跳楼。

“可你没有驾驶执照啊！谁帮咱们把车开回来呢？”妻心细，想到了技术性问题。

“当然是我自己开回来。新车的处女驶怎么能让别人开呢！”我打开酒瓶的木塞子，往酒杯里盛酒。

“你从来没开过汽车啦！”妻反对我拿新车冒险。“你放心，我就是为

汽车降生照人间的，我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是汽油。我从5岁起，每一个星期都要作开汽车的梦。这样算起来，我的驾龄少说也有7~8年了。再说，每当我坐车时，总是尽量坐在驾驶员旁边，观察的动作，我看了几十年，早就看会了。”我喝干了杯中的酒。

妻点点头。她知道我的这个习惯，但逢坐车，非所驾驶员旁边的那个座位不可。

当你要买一件东西又有了买这个东西钱而没买之前，是最幸福的。这晚上，我们将变成了天堂。我做了几十年开汽车的梦，临到买一车前的这个夜晚，什么梦也没做，你说怪不管？

第2天，我携妻以及女儿先到银行取款，然后叫了辆出租车直奔金羊轿车销售中心。

办妥了购车的一切手续之后，地位山川南大褂工作服的小伙子将一辆红字的金羊轿车开到我们眼前。

“这辆车就属于您了，先生。祝贺您！”销售中新主任接过小伙子递给他的一串车钥匙，用双手举到我面前。用新荒怒放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心情他不够分量，可我有找不出劲更大的词来。

蓝大褂小伙子为我们打开一出车门。我整整衣服，象是参加一个庄严的仪式。妻和女儿的脸颊上泛这红光，我们坐进这辆属于我们自己的轿车。感觉就是不一样。

当我第一次将钥匙插进车锁时，我觉得我接通的不是汽车的电源，而是与接通了一个新的世纪。

妻突然有点紧张的注视着我。我明白，她是担心我开不走这辆车。

一分钟后，妻释然了。她脸上浮现出那种只有最幸福的女人才会拥有的微笑。

我顺利地将我们的汽车看出了销售大厅。现在，它已经汇入了道路上的车水马龙之中。

“爸爸真是无师自通。”女儿恭维我。

“你爸爸干什么都使自学成才。”妻有幽默感。

说来也怪，我头一次开车，却有一种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的感觉。一点儿不陌生。

“开车满，七分技术，三分运气。”我对妻和女儿说。

妻打开车载收音机，优美的音乐回响在车厢里。汽车在乐曲的伴奏声中疾驰。车窗外一排排后退的商店，树木和行人像一个个巨大的音符，我们的车像一台会奔驰的钢琴，把那些音符洒向人间。

当天下午，我们去交通管理部门办理了新车上牌照手续。我们的汽车牌照号是M7562，妻说这个数字很吉利，我和女儿亦有同感。

我将两副崭新的牌照分别安装在汽车的车头和车尾。

“咱们去兜兜风？”女儿提议。

“行。你们说去哪儿？”我踌躇满志的说。

“去三峰湖。”女儿说。“太远了！”妻发表意见。

“有车，不算远。我告诉你们，有了汽车，这座城市就变小了。”我驾车上去了三峰湖的路。

女儿从后座上搂着我的脖子亲我的后脑勺。

“咱们家等于有多了一间房子。”

妻总是出语不凡。我扭头深情的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妻。

“看车！”妻突然大喊一声。

我急忙将目光从妻的脸上移到汽车的正前方。天哪，我前面的那辆卡车来了个急刹车。

而我却只顾看妻，丝毫没有察觉。我的汽车以高速朝那辆卡车的尾部撞去。粗略估计，再有零点一秒二车将撞在一起。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不得不承认，在紧急的状态下，我还不能熟练的驾驶汽车。我的右脚只是离开了油门踏板，但它并未去踩制动踏板。

就在我们都闭上眼睛等着撞车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在距离卡车只有5毫米的地方停住了。

妻先睁开眼睛，她不顾一切的搂住我，说：“你反应真快！你不愧是世界上最棒的司机！”

女儿也找出她会最高量级的赞美词送给我。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我最清楚：我根本没去踩制动踏板。车是自己停的。可它怎么会自己停车？

自尊心和荣誉感使我接受了妻和女儿的褒奖，我没有将金羊自己停下来的事告诉她们。

这天妻和女儿玩的真开心，他们还是头一次乘小轿车外出游玩。

至于我，满脑子都是金羊自己会停车的问号？。这件事于常理不同，但我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神经系统。我们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欣赏我的判断力才每月给我最高奖金的。

回家之前，我打开了金羊的发动机盖。

“车有毛病？”妻问。

“新车，南有什么毛病！我随便看看。”我想看看这辆金羊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发动机舱里布满的密密麻麻的线路、管道和机件，就像人得五脏六腑。

我那点少得可怜的汽车机械厂时不足以是我判断金羊在什么地方与其它则不一样。

我们起程了。

妻小声哼着一首流行歌曲。女儿则摇下玻璃窗，任凭风梳理她的一头秀发。开着自己的车，啦着血亲在公路上疾驰，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对名形式的一辆面包车行至距我们的金羊不足5米时，突然越过道路中心的双黄线隔离带，将金羊冲过来！

我这次反映一切很快，几乎就在我发现险情的同时，我的右脚就死死踩住的制动踏板。

我又错了。这时候急刹车，怎样留在原地等人家做！

怪事又发生了。金羊并未停车，而是突然越过双黄线，使入逆行，躲过了那辆面包车，在与面包车后边的正常行驶的汽车相撞前，他又敏捷地回到了属于我们的行车路线上。

这一系列的惊险动作只持续了2秒钟。

我回过神来，将金羊停在路边。

那辆面包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

我下车来，来到面包车旁边，那司机刚从梦中惊醒过来，他驾车睡着了。

还好，没有大的伤亡。

几个司机走到我眼前，翘起大拇指，称赞我的驾驶技术使世界第一，我接受了他们的表扬，但并不心安理得。因为我清楚，是金羊自己化险为夷的。

可这怎么可能？

第二章

我在家里成了英雄。

当天晚上，妻和女儿为我摆了庆功宴。女儿还做了一个大花还，套在我脖子上。

妻举杯：“为了你爸爸的超群绝伦的汽车驾驶技术，干杯！”

三人一饮而尽。

“我明天去靠驾驶执照。”我宣布。

妻和女儿愣了。

“爸爸，你不是说，驾驶执照是给哪些运气不好和没有自信心的司机准备的么？”女儿问。

妻目光里也全是感叹号。

我想及其汽车机械常识。我想研究我的金羊的结构。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能自行其是。

经过了近一个月的学习，在我就要控制不住自己想杀了哪个混蛋教练之前，我终于拿到了驾驶执照。我一点儿也不高兴，我觉得这个塑料本是对我的才能的一种侮辱。

现在，我又做的第一件事，就使运用我所学到的汽车机械常识，来剖析和研究金羊。

星期日，我准备好工具，穿上特意为擦车买的蓝大褂工作服，打开了金羊的发动机盖。

发动机再正常不过了。化油器也不含糊。点火线圈、活化塞、空气滤清器、汽油泵、空调机、电瓶……

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

我望着金羊的“内脏”发呆，它为什么能俩词帮我脱险？它凭的是什

我决定作一次试验。我要在自己的大脑处以完全清醒和平的状态下判断金羊的所作所为。

我从家里抱了2床棉被。

“你干什么？”妻见我抱棉被开车出门，不免心生疑窦。

“有点儿事。马上就回来。”我现在还不想把金羊的事告诉她，怕吓了妻。

妻一直在阳台上目送我罢免杯塞进汽车的后座，然后驱车了我们的住宅区。

我开车物色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将棉被堆在汽车前十米的地方，我准备让金羊朝棉被幢上去。我要看看它究竟能不能自己停下来。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我坐进驾驶室，往两个太阳穴上不了不少清凉油，以保障大脑的清醒。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块薄荷糖，尽可能地使内脏帮助大脑思维。

我启动发动机。踩离合器。挂档。加油。松离合器。

每一个动作都明白无误，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楚。

金羊朝棉被撞去。我加速。

金羊就要撞倒棉被了，我没有松油门，它保持原速度朝棉被幢去。

我估计金羊能在与棉被相撞的刹那自己停住——不管踩没踩制动踏板。

金羊没有停车，它从棉被上轧过去了。

就在金羊冲棉被上轧过去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神经系统头一次发生了怀疑。难道那两次脱险都是我的下意识动作所导致的？难道与金羊本身根本没有关系？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力发生怀疑时，他离疯已经不远了。

判断力是一个人能够自立与宇宙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

我的目光落在了我身边转即可把树上。

“也许它知道棉被是撞不坏汽车的？”我产生了这个6岁以上的人类成员都不会产生的推理。

用树当障碍试验！

我豁出去了。

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我明白自己今生今世将一事无成——一个还以自己的判断力不准确的人是无法正确驾驭生命航船驶向人生的彼岸的。

和一生相比，几万元的汽车算什么。

我将金羊开到距离大树二十米远的地方停好。现在我的表情一定像赴刑场英勇就义的叛逆着。

我庄严的系好安全带。俩眼的焦距集中在那斑驳陆离的树干上。

金羊朝大树驶去。

我让它保持着十公里的时速。

金羊就要幢上大树了。

再撞树的一瞬间，金羊停住了！

我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脚不知什么时候踏在了制动踏板上。

是我的脚拒绝大脑的指令自行其是把金羊停下来的。

难道那前两次化险为夷也是这样？！

我的大脑真的糊涂了？！

必须再来一次。否则我真的会发疯。

我用绳子将左脚捆在离合器踏板上，将右脚捆在加速踏板上。

孤注一郑的试验开始了。

金羊朝大树驶去。

我的两只脚死死地分别被固定在离合器踏板和加速踏板上。

就在金羊要撞上大树的一刹那，我的右脚拚命想挣脱束缚去踩制动踏板。我不能目睹自己心爱的汽车尾大树相撞，我的心里无法承受这种残酷。

脚的努力是无效的。我把自己的脚捆的太死了，一点余地也不留。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就象等待尖刀插进自己的心脏。

金羊停住了。

我伸开眼睛，由于车头距树杆级近，我无法判断金羊是撞倒树后停下的还是自己停下的。

我用最快的速度解开自己的双脚，然后跳出汽车。

我的血液沸腾了，他们像游行的队伍那样迅速在我全身的每一根血管里流动。

金羊没有撞上大树！它与树杆之间的距离我一言一根手指也伸不进。

真真意义上的双喜临门：

1：我确实具备超给判断力。

2：我的金羊是活车。

不管这种事多么不可思议，但他毕竟是事实。我深知，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特殊情况都会发生，什么不合乎逻辑的事都会降临。逻辑只是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为自己观察事物定的框框。他的可靠性是相对的，靠不住才是绝对的。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符合逻辑史。

我将棉被塞进汽车，任凭自己情绪狂喜着驱车返家。

.....（略一段）（维修中心说车辆正常）

在回家的路上，凡是遇上红灯，我一次也没踩过制动踏板，金羊也一次没撞过前边汽车的尾部。

地地道道的活车。

第三章

我一进家门，妻就火烧火燎地埋怨我：

“你去哪儿了？你的经理有急事找你。你快给他回电话！”

我将手中的棉被递给妻，妻看着棉被上的车轮印，满脸狐疑。

经理在电话里说，让我马上跟他飞往B市，说是一笔大生意要泡汤。经理去谈大生意总爱带着我，以协助他作出正确判断。

妻忙着给我收拾行装。女儿嘱咐我一到目的地马上打电话告诉她我下榻的饭店的名称。

我还来不及告诉妻和女儿金羊是活车的事，楼下来接我的就拼命按喇叭。

“一路顺风。”妻吻我。

“一路平安。”女儿吻我。

晚上飞地B市，住下后，我马上就给妻和女儿不打电话报平安，当然也没忘了将我的住处的电话号码告诉她们。

放下电话，我陪经理出席对方为我们准备的宴会。说是宴会，实际上是讨价还价的战场。

美味佳肴、觥筹交错。山珍海味。

名牌服装。珍贵首饰。豪华手表。

外交辞令。彬彬有礼。风度翩翩。

全为着一个东西：钱。

实话说，我讨厌这种局面。虚伪。假。

“请问，您是曾先生吗？一位领班问我。

“对。”我点头。

“您的电话。”领班指指吧台上的电话机。

我的电话？谁能知道我在这里？我看看表，已是深夜十一点三十分。

“喂。”我拿起话筒。

“爸爸！”对方在听筒里喊，带着哭腔。是女儿！

“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我预感到家里出了大事。

“妈妈她突然晕倒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爸爸你快回来！”女儿显然慌了。

“打电话叫救护车。”我提醒女儿。

“我要了，他们说救护车都出去了，半个小时以后才有。可我怕妈妈不行了...”女儿大哭起来。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你快回来，爸爸！”女儿在电话里哭泣。

我突然想到了金羊。

“你听我说，金羊的车钥匙挂在门后。你找隔壁的奶奶帮助，把妈妈抬到车上，直接上医院。”我指挥女儿。

“爸爸，你怎么了？我又不会开车。”女儿还清醒。

“你别管这些，只要你和妈妈坐进去就行！快，听爸爸的，没错的！”我坚信金羊会自己把妻送到医院去的。

“能行吗？爸爸！”女儿还是不信。

“能行！相信我。快去！到了医院给我打电话。”我挂上电话，眼睛发

直。

“出了什么事？”经理走过来问。看他的表情，生意谈成了。

我告诉他。

“快坐飞机回去！”经理收起笑。

“明天上午才有航班。”我说。

一个小时后，我在客房里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

“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问。

“妈妈已经住院了。医生说，幸亏送的及时。”女儿的声音柔弱无力。

听得出，她已经精疲力尽。

“妈妈现在怎么样？”我问。

“已经没有危险了。”与女儿说。

“你们怎么去的医院？”我又问。

一说到这个话题，女儿显然来了精神：

“太怪了，爸爸！我和妈妈一进金羊，刚关好车门，金羊就自己开了！开的快极了。只用了5分钟就到医院了。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女儿滔滔不绝。

我鼻子一酸，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

是感动的泪。

金羊是我们家庭的第4位成员。它是有生命的汽车。

第二天，我乘坐的飞机一着陆，我就采用跑百米的速度奔出候机楼大厅，我要找出住车去医院。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不相信。

一辆红色的金羊车停在大厅外边。

这是巧合。同样的车多了。我告诉自己。

直到我看见那M7562的牌照，我才相信这就是我的金羊。我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它是自己来接我的。

当我走到金羊旁边时，才想起没带车钥匙。

车门里的保险按钮“啪嗒”一声，自己跳了起来。

我以后连车钥匙也不用带了！

我拉开车门，把皮箱往里一扔，刚关上车门，发动机就自己启动了。

我驾驶金羊直奔医院。

路上，我没对它说一句感激的话。我清楚，我怎么想，它都知道。

在医院的病房里，我们全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们宣布金羊为我们家庭中的第四位正式成员。

妻和女儿的大脑很容易就接受了金羊是活车这个童话般的现实。女人有时的确比男人明智。我不得不承认。

妻出院哪天，我把金羊擦的锃亮！*

妻在女儿的陪同下走出医院的大楼，来到金羊旁边。她深情的抚摸着金羊的车身。是金羊救了她的命。

我驾驶金羊拉着家人绕城一周，以宣泄我们心中的喜悦。

第四章

这天夜里，当我还在梦中时，楼下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事后，我知道的事件的详细经过。为了使您一目了然，我从头说起。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一个盗窃汽车的团伙，名曰飞车党。飞车党是本市最令警方头痛的犯罪集团，他们盗窃的汽车累计多达几千辆。警察在飞车党面前显的苍白无力，他们还抓到过飞车党的一个成员，哪怕是小喽罗。

这天夜色降临后，飞车党的几位正式成员盯上了我那停放在楼下的金羊轿车。

“今天晚上就吃它了。”小头目拍板。

这几位都是在飞车党内具有高级职称的盗车能手。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开始接近金羊轿车。

其中一个掏出一串万能钥匙，他只使用了不到三分中就打开了车门。

四个盗车犯蹑手蹑脚的钻进汽车。

四个车门“啪”的一声，全锁死了。

“怎么回事？”小头目往外推门，推不开。

“谁关的车门？”小头目质问。

一阵面面相觑。

尝试开车门，无效劳动。

就在这时，汽车突然启动了，紧接着它使上了公路。

“你往那开？”小头目问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同伙。

“我没动车！”同伙强调。

“那它怎么走的？”小头目火了。

同伙举起双手，抬起双脚。以示车动与他无关。

汽车飞速行驶。

罪犯们拼命砸门，砸玻璃，无济于事。

金羊拉着4位飞车党成员驶进警察局的大院。

“这怎么可能？！”小头目神经错乱了，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一辆空车硬是把它和兄弟们劫持到了警察局。

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察跑过来。

“你们进门怎么不停车？出来！”警察的自尊心受挫，他还没问过敢闯警察局的汽车。

飞车党成员们出不来。

那警察脑子不笨，他觉出蹊跷来了。他跑去喊人。

十几名拿着杀伤武器的警察闻讯赶来围住了金羊轿车。

一个警察拿手电往车里照。

“飞车党！”不知警察是兴奋还是惊讶，反正他大喊一声。

那个小头目的肖像早就在警察局陈列了好几年了。难怪警察一眼就认出了他。

围成一圈的警察们平端起冲锋枪。

一个警察上去拉车门，车门一拉就开。

盗车犯们傻眼了。

一阵手铐交响乐。

终于抓到了日思夜想的飞车党成员，警察局像过节。局长从被窝里爬出

来组织力量突击审讯罪犯。

心理攻势加非因心理攻势终于使罪犯们共出了除首犯外的所有同伙——他们确实不知道首犯是谁。

数百辆警车出动。

数百名飞车党成员被捕。

警察局长乐的和不上嘴。

“对了，怎么抓住哪四个小子的？”局长问助手。他准备重奖最先抓住哪四个坏蛋的警察。

“这事挺怪。他们四个自己坐在一辆金羊轿车里开进局里来的。”助手说。

“自己开进来的？”局长瞪大了眼睛。

“对。”助手点头。

“自首？”局长问。

“不是。”助手否定。

“喝多酒了？”局长又问。

“滴酒未沾。”助手又否定。

“精神错乱？”局长再找不出理由了。

“精神专家鉴定了，四个人都正常。”助手枪毙了局长的所有推理。

“天方夜谭。”局长摸后脑勺。“走，带我去看看那辆车。”

局长在助手的陪同下来到院子里。

连金羊的影子也没有。

“那辆金羊呢？”局长助手问门卫。

“刚才还在这儿呢！”那警察一看车没了，头上直冒汗。本来他已为自己起码弄个二级勋章戴戴。

“有生人进来吗？”局长严厉地问。

“没有……”警察慌了。

“你从来没有离开大门？”助手问。

“没有！对了，我刚才接过一次电话。大约也就半分钟吧。”警察想以此来了。

“这可怪了。”警察局长作推理状。掏香烟。沉思。

“我把那辆车的车号记下来了。”警察突然一拍脑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局长的助手。

纸条上写着：M 7 5 6 2

“马上查车主。”局长吩咐助手。

助手跑进局电脑档案室。

只用了三分钟，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出现在警察局长办公桌上的荧光屏上。

我正在梦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我打开床头灯，看看表，才四点二十分。“谁这么早打电话！”我嘟囔着抓起话筒。

“喂——”我迷迷糊糊的问话。

“请问是曾先生吗？”对方说。

“是。你是谁？”我不满地问。骂人的话已经到了嗓子眼，随时可能出膛。

“我是警察局。请问您是不是有一辆金羊牌汽车？”

“我心头一紧，忙抬头望窗外看。还好，金羊平安无恙的呆在老地方。警察局深更半夜问车，多半与盗车有关。

“是的。”

“车牌号是多少？”

“M 7 5 6 2。”

“您的车今晚外出吗？”

“没有。”

“现在车在家吗？”

“在。”

“我们想打搅您一下，一会儿去趟您家。”

“为什么？”

“到了再解释吧。”

电话挂断了。

我忙叫醒妻。

“四点半了，你还想干什么？”妻看看表，翻了个身，又要睡。

“一会儿警察来。”我边穿衣服边说。

这话真灵，妻马上坐起来。

“警察？警察来干什么？”妻不解的看着我。

“和金羊有关。”我穿好衣服。

“金羊丢了？”妻也往窗外看。

“金羊好端端的呆在哪儿。也不知深更半夜警察抽什么疯。”我准备去洗手间洗把脸。

楼下传来汽车和摩托车的引擎声。

我趴在窗户上往楼下看，吃了一惊。

5 辆警车。7 辆摩托。

来了这么多警察！

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我还看见警察手中有非肉体性物体在反光。我仔细一看，身上打了个哆嗦，是枪！

“好像不对啊！”我自言自语。

“怎么了？”妻一边输后一边问。

“来了好多警察，还拿着枪。”我说。

“都是精神病。甭管他，咱们又没有犯法。”妻一甩头发，把梳子重重放在梳妆台上。

我看见对面楼上的窗口一个接一个亮了灯，大大小小的头出现在窗台上。

敲门声。

“他们来了。你去女儿的房间，别吓着她。”我一边吩咐妻一边去开门。

门口站着两位文质彬彬着警察。

“您是曾先生吗？”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警察问。

我点点头。

对门的门开了一条缝儿，我粗略计算了一下，那不足十公分门缝儿，从上到下少说也有四双眼睛。

“对不起，打搅你了。我们可以进去谈吗？”另一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

意把帽子弄成纳粹军帽的英俊警察说。

“可以问问什么是吗？”我要让警察当着对门的四双眼睛说清楚找我的原因，省得他们日后嚼舌头。

“和您的汽车有关。”纳粹帽说。

“我的汽车怎么了？”我问。

“还是进屋说吧”眼镜警察不想站在楼道里。

我只好让他们进屋。当我关上大门后，我听到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像赶集一样其中到我门口的楼道上。

“我的车怎么了？”不等警察坐下，我就迫不及待的问。语气里包含着明显的不满成分。

“您今天晚上，噢，对了，是昨天晚上。”纳粹帽的时间十分准确，“您昨天晚上开车外出吗？”

“没有。”我回答。

“有证人吗？”纳粹帽问。

我对这句话十分反感。

“我妻子和女儿。我从下班后一直呆在家里。”我的语气开始生硬起来。

“您的汽车锁了吗？”眼镜问。

“锁了。”我说。

“您几点睡觉的？”纳粹帽问。

“十点半。”我说。

“您入睡后听到过您的汽车发动声吗？”眼镜问。

“我睡着了什么也听不见，除了电话铃声。”我已经不想配合了。

“能看看您的汽车行车执照吗？”眼镜问。

我走到衣架旁，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行车执照，几乎是扔给他。

眼镜在摘录我的行车执照。

“倒底出了什么事？”我提高了嗓门。

两位警察对视了一下，又眼光交换意见。

“是这样。”纳粹帽清清嗓子，好像要做一次演说，“咱们这个城市有一个很隐蔽的盗车团伙，叫飞车党，您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

我注意到，在纳粹帽向我解释事情的经过时，眼镜一直在仔细观察我的表情。

“我们一直想破获这个盗车团伙，多年来几一无所获。就在昨天夜里，四个飞车党成员莫名其妙的乘坐您的汽车开进了警察局，等于是送上门让我们抓。请您注意，不是自首。我们审讯这几个罪犯后，立即抓获了几乎飞车党的所有成员，除了首犯。当我们找您的汽车时，他却无影无踪了。”

我明白了，一定是哪几个倒霉蛋盯上了我的金羊。而金羊在他们上车后封闭车门自行将这几个坏蛋送到了警察局，然后他又自己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是我的车？”我只能说这句话。

“我们记下了它的牌照号M 7 5 6 2。另外，刚才我们在楼下鉴定过了，就使您的车。”纳粹帽肯定的说。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两手一摊，“我觉得你们一定是看错了。”

“我们的专家将警察局大院内的车轮印和您的汽车的车轮印对照了，它完全吻合。”纳粹帽从提包里抽出照片递给我。

眼镜的目光死死盯着我。他八成是个心理分析专家。

“需要我做什么？”我想轰他们走。

“我们想检查一下你的家。”纳粹帽说。

“搜查？！为什么？”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你们凭什么搜查我的家？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深更半夜这么兴师动众的来找我，我以后还怎么在这儿过？邻居们会怎么想？你们要对这件事负责！！！”

“我们有搜查证。请你谅解和合作。”纳粹帽掏出搜查证向我出示。

搜查证上盖着检察院鲜红的大印。

我突然明白了，警察局怀疑我是飞车党的首犯。他们大概断定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自己的同伙都出卖给警察了。真正的童话。

看我不吭气了，纳粹帽拿出对讲机，嘀咕了几句什么。

两分钟后，进来了十名戴百手套的警察。

他们开始检查我的家。尽管动作文明，但我还是无法忍受。

“那个房间也要看看。”眼镜指着女儿的房间说。

“那是我女儿的房间。你们忍心让一颗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吗？”我愤怒极了。

“请您合作。”眼镜语气平静，但柔中有刚。

“我先进去和女儿说一下。”我退步了。

女儿已经醒来，妻正搂着她坐在床上。

“他们要来你的房间看看。”我竭力装出平静的样子。

“为什么？爸爸，警察为什么来咱们家？”女儿向我从来的目光全是疑问。

我小声将金羊把盗车犯送到警察局的经过以及现在警察局怀疑我是飞车党首犯的判断告诉妻和女儿。

“真正的坏蛋抓不着，尽抓好人。”妻撇嘴。

“金羊真棒！”女儿眉色飞舞，满面春风。“太刺激了，看让警察来搜吧！”

我笑了。

警察们一无所获。

“还需要我做什么吗？”我望着窗外已经发白的天色，问纳粹帽和眼镜。

“暂时不用了。再见。”两位警官带着警察走了。

楼下一阵汽车摩托车引擎声。

我、妻和女儿趴在窗户上往下看，好家伙，围观的人足有上千。

当然我和妻、女儿离开家分别上班上学去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稀有动物。我们全身的每一个部位都强烈感受到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目光，那目光组成了天罗地网，让我们浑身不自在。

我驾驶金羊以来到公司门口时，看到了停在公司门口的警车。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也怪不得警察，他们无法解释这件事，他们不怀疑我还怀疑谁呢？

当我走进公司时，所有同事都想我投来那种我已经领教过了的熟悉的目光。

警察局在经理室向经理了解我的一切。

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悻悻地坐下，手脚都不知该往哪儿放。

第五章

下午，经理的女秘书婷婷玉立在我身边。

我抬头看她那张动人的脸。

“经理请你去一趟。”她脸上的笑容永远是一个模式，一看就知道是花钱买来的。

经理准是要安慰我，因为他绝对了解我。我准备好接受安慰的心情，来到经理室。

“我知道这是误会。”经理开门见山。

我好感动。

“但我不得不为公司的生意着想。”经理的第二句话风头变了。

我死死盯着他的嘴。

“一些客户听说咱们公司与飞车党有牵连，上午来电话准备解除合同。”经理扔给我一支烟，然后走过来给我点烟。

“您准备解雇我、”我把烟放在茶几上。

“唉，我真难啊……”经理做痛苦状，做割爱状，做丢了一百万美元状。

我站起来。我一直以为，一个男人如果到了三十五岁还不能随时作出“对不起”我不干了！先生们。”这句话，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正不想干了。再见！”我大踏步地走出经理室。

“你等等，我还有话……”经理追出来。

我义无反顾地径直走出了公司的大门。我没百活。我对得起上帝赋予我的这次男性生命历程。

我驾驶金羊漫无目的的在大街上行驶。

失去了工作，我反而感到轻松。为了几百块钱，整天看上司的眼色行事，还要不停地调整和同事的人际关系，累的贼死，得不偿失。

一辆对面驶来的载重卡车行至距我的车三米远时，突然越过中心线向我撞过来。

纳斯基的庄严炯炯有神，完全清醒！

蓄意谋杀！人为制造车祸！

如果金羊不是活车，我必定粉身碎骨。

金羊躲过了卡车。那卡车把金羊身后的一辆小轿车撞瘪了。

金羊开出五十米以后，突然停了，我感觉到它与往日不一样。它的发动机转速比往常高出几倍，排气管排出的气也吓人的多。

金羊发怒了。

“你怎么啦？”我第一次对金羊说话。

金羊不理我。

我左手的车门突然自己开了，我刚一扭头，一股气浪将我推出汽车。

我摔在地上。

车门“啪”地关上了，金羊一个漂亮的急转弯，朝路边停着的一辆奔驰轿车撞去。

“你干什么？！”我不顾一切的冲金羊大喊。

路人都停下来惊讶的注视这个场面。

那辆奔驰显然发现了身后的威胁，它忙启动，那姿态分明是逃跑。

金羊紧追。

“怎么回事？”一位交警过来扶我。

“没事。”我从地上站起来。

“您从车上掉下来了？”交警问。

“没有，是我自己下来的。”我踮着脚尖朝金羊驶去的方向看，已经看不见了。

金羊怎么啦？我突然恍然大悟。

事后证实，我的判断力的确是第一流的。

飞车党的那为首脑对于他的组织在一夜间被警方一网打尽恼羞成怒，他要报复。当他得知是一辆牌照号为M 7 5 6 2的金羊轿车帮助警方抓住了它的下属时，他决定杀死我。

他导演的这幕车祸发生时，他就坐在路边的奔驰车上观看。他要亲眼看着载重卡车从我身上轧过去，才能解除他对我的心头之恨。

金羊显然知道了这一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用化油器知道的还是用离合器知道的，这无关紧要，反正他为了不连累我把我推出车外，自己去惩罚那个漏网的飞车党首脑了。

大街上演出的一幕惊心动魄的车战。

奔驰驾驶员的车技显然不是金羊的对手，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奔驰在强行超越了几辆汽车后，终于撞上了一辆公共汽车的尾部。

金羊追上了奔驰。

“那辆汽车上没人！”公共汽车上的一个男孩指着金羊大喊。

人们清清楚楚的看到金羊轿车上空无一人！而他却在高速行使！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从奔驰上跳下来，拔腿就往人行道上跑。他就是飞车党主犯。

一个隐藏级深的有体面工作的罪犯。

金羊驶上了人行道，它飞速躲闪着无辜的行人，终于追上的那个坏蛋。

人们目睹了金羊从那首犯身上轧了过去。黑的血喷向天空。

不明真相的人吓懵了头，他们认为是金羊在犯罪。

闻讯赶来的警察从四面八方堵住了金羊的去路。

金羊想跑，但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警察们拉开车门，车内无人。

“肇事司机呢？”警察问围观的行人。

“这车没司机。”人们说。

“没司机？开始什么玩笑！它自己能开？”警察气红了脸。

一百人集体做证此车无司机。

警察局长一下车就认出了金羊。

“又是它！M 7 5 6 2！局长对助手说。

“迅速查清死者身分。”局长助手对侦探们说。

三分钟后，死者的身份查清了。

是一家有影响的公司的老板。无前科。为人正派。经常为慈善机构募捐。

“清理现场，不要妨碍交通。把金羊拖回去。”局长下令。

在去警察局的路上，金羊自己跑了，它回到了我的住所。

要不是亲眼看见，警察局长绝对不会相信。

“它的车主准是飞车党首犯，立即拘留！”警察局长拍板。

“这个首犯可能有特异功能，”助手分析。

我被拘留了。

我还是第一次和各种各样的嫌疑犯住在一个屋顶下。这里的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实在的，连大小便都要在众目睽睽下进行。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这里没有虚伪，这里比豪华的大饭店真实。

检察院即将以谋杀罪对我起诉，妻为我请的最好的辩护律师。

我的案件公开审理。

记者和各界人士将法庭挤得水泄不通。

我头一次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我虽然可能使历史上最清白的被告，但我没有感到委屈。承受委屈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在拘留所里，我看了妻送来的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给我的级深刻的印象：一座村庄里有一位寡妇怀孕了，人们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那寡妇说是牧师的，其实根本不是。村民们纷纷指责牧师的不道德。牧师只是一笑。儿子生下来后，人们将他交给牧师抚养，牧师笑笑接受了。十几年后寡妇良心发现，她说出来孩子真正的父亲。人们将那孩子送还给他真正的父亲并向牧师道歉，牧师只是一笑了之。

这个词小故事给我以震撼。那牧师忍受委屈的高贵精神使我对人性有了深层次的发现。高贵的人格力量是宇宙间最神圣的物质。

坐在这个法庭里的人几乎都认为我有罪。可我确实无罪。我不因为他们对我的误解而惶惑。我的心非常坦然，坦然的像玻璃一样。

我看见的妻和女儿。他们投射给我的目光使我感到温暖。

法庭辩论异常激烈。双方律师唇枪舌剑。好戏连台。高潮迭起。

实况录像片段，以飨读者。

录象片段一：

我的律师：“被告在汽车轧人的过程中平不在车上，由交警为证人。”
交通警察出庭作证。

原告律师：“我怀疑那辆汽车是遥控器汽车。我要求专家鉴定。”

汽车专家鉴定结果：是正常的汽车。

录象片段2：

原告律师：“我怀疑被告有特异功能，能遥控器车。我要求专家鉴定。”

我的律师：“我反对。我们不能将法庭审理变成鉴定会。”

哄堂大笑。

法官：“肃静。反对无效。”

几位医学专家拿着大小仪器当场给我体检，结论是：被告没有特意功能。

由以原告拿不出任何证据，陪声团裁决我无罪。法官宣布当庭释放我。

我成了新文人物。不官我走到哪儿，都会招来好奇的目光，我终于知道了无罪释放是刑满释放的同意语。

我还发现警方二十四小时监视我。看来他们仍然怀疑我是飞车党的主犯。

没有由哪家公司敢雇用我。我把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都翻烂了，仍然无业。我没有失落感，因为我有活车。

现在活车是我生命的支柱。我敢说，我是地球上唯一拥有活车的人。

第六章

这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里呆着百无聊赖。我从窗户往下探头，看到警察局派来跟踪我的那辆黑色轿车仍然停在楼下。

我产生了驾驶金羊和他们玩捉迷藏的念头。

我的金羊刚一点火，它们的车也启动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黑色轿车紧跟在我后边，我准备逗逗它。

前方路旁是一座小学。学校正在放学，排队的小学生陆续穿过马路。

忽然人群众中传出一阵惊叫。

我往前一看，两匹显然是受了惊的高头大马拖着一辆四轮马车疯狂地朝着边冲了过来。

在惊马前方二百米处有一队横穿马路的小学生！

保守估计，再有四十秒钟，这些小学生将丧生车轮下或是马蹄下。

我全身的血凝固了。

我没有勇气目睹这悲壮的全过程。

金羊突然加速，它不顾一切的朝疾驶而来的惊马撞上去。

我下意识地死死纂住方向盘。

山崩地裂般地震撼。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四周全是白色。

妻和女儿在我视野中。

“爸爸醒了！”女儿叫道。

妻的眼角流出了泪。是喜悦的泪。

“这是哪儿？”我想起来，可我发现我的全身缠满了纱布。

“别动。这是医院。”妻按我。“你和金羊救了那队一小学生的命。你看这些花都是学生和家长送来的。”

我的床旁全是鲜花。

“爸爸，你已经昏睡了三天啦。”女儿边说边递给我一张报纸。

报纸上银行大标题映入我的眼帘：

昔日被告谋杀今日勇拦惊马

我把报纸撕得粉碎。把你送到医院抢救的，他们把你从汽车里往外抬的时候，还哭了。”妻告诉我。

“金羊呢？金羊怎么样？”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金羊没事……只碰坏了保险杠……已经修好了……”妻说。

妻瞒不过我。

女儿背过身去。

大串的泪珠不听指挥的通过眼眶挤出我的身体，它们拥挤着争先恐后地告别故乡，我头一次感到眼睛小。

金羊死了。为了保护上百个孩子的生命，它和那辆马车同归于尽了。

妻和女儿终于控制不住了，他们放声大哭。

闻声赶来的医生和护士站在病房的门口呆呆的望着我们。

我们三个搂在一起哭。虽然我们的家庭是完整的，但是我们感到孤独。刻骨铭心的孤独。

后来警察局长亲自来向我道歉，我将那牧师一样，一笑了之。

市政府奖给我们一笔钱。我们用这笔钱给金羊建造了一块碑。碑上刻着

两个大字：

活车

我们还为金羊戴了一个月的黑纱。我们不理睬邻居向我们投来的好奇地目光。我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买过汽车。

我们全家无法忍受没有生命的汽车。

现在，我们家最珍贵的财产，就是那张全家同金羊的合影。

三十六万五千天

他是一粒尘埃.她也是.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并存着无数这个世界.有人类世界,有植物世界有空气世界,有水的世界....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属于尘埃世界.在地球上,尘埃世界和人类世界有着最密切的关系.你居住得房间里,有无数亿粒尘埃和你为伴.当阳光射进你的房间时,你会看见泛着亮光的尘埃缓慢而优美的在空中盘旋,像宇宙里的星河.尘埃的寿命极长,它们可能在空中飘浮数世纪.在你的家里,可能飘浮着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兵器相撞产生的金属碎末,也可能有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宣读<美国独立宣言>翻搞时从光滑纸面上脱落得微小黏土粒子.从这个角度数,我们每个人的住所都是一座珍贵文物博物馆.我们的房间里汇集着我们这个星球的全部历史.他叫泽,是地球尘埃世界中的一员.泽不是土生土长的地球尘埃,他的籍贯是哈雷彗星.五亿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泽飘落得地球上,不知为什么,他喜欢这个星球.在地球还荒芜的一无所有时,他就觉得它有生气泽不喜欢只在自己的世界里生存,它愿意和别的世界交叉共存.泽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目睹了地球上陆续出现的植物世界,动物世界,微生物世界获得全过程.泽每天都兴冲冲的穿梭于各个世界之间,极享受地欣赏着每一个世界的不同和共同.当初,泽的弟弟妹妹挑选去火星定居,它们至今还孤独寂寞的打发日子.泽的运气好.这天,泽栖息在一条宽阔道路旁的一盏路灯上.他暇意的注视着疾驶而过的各种各样的汽车.泽佩服人类的智慧,他没想到这些几十万年前的猴子今天居然能把石头(矿石),石油和橡胶揉合在一起攒成汽车,然后坐在上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石头在地底下是不动的,可人类楞是让它动了起来.泽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类之所以能统治地球,就因为他们让不动的东西动了.一阵悠扬的音乐从路旁的一座建筑里飘出来,旋律很美,泽听的入迷."真好听,不知这曲子叫什么名字?是谁谱的?"泽身边传来赞叹声.泽扭头看,是他的同胞."你好,我叫泽."泽自我介绍."你好,我叫亚."她说."我的祖籍是哈雷彗星."泽说."我看你就象老外,我可是原装地球尘埃.我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取火种时产生的炭末尘埃."亚说."地球变化真大." "在你们哈雷彗星,没这么好听的音乐吧?" "我一直没回去过." "如果能知道这二首曲子的名称就好了."亚说.她知道对于尘埃来说,想知道人类的乐曲名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泽决定帮助亚满足这个心愿,他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五亿年,积累了一些驾驭自己行动的经验-尘埃行动不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意愿,取决于客观因素,如风力风向等等."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打听.我会让你知道这两首曲子的名称的."泽说."如果能知道是谁谱的就更好了.:亚说"我会的."泽说亚信任的点点头:"谢谢你."泽观察了一会风向.他抓住了一个机会,离开了路灯,驾着一阵微风,朝那座传出音乐的建筑靠拢.这是一座音乐厅,音乐会正在进行之中.泽成功的飞进了音乐厅,他从无数个同胞的间隙中挤到了舞台上空.泽选择了指挥的眉毛作为着陆地点,因为在那儿能看到指挥面前的那个大本子.泽判断,曲目和作者的名字都会出现在那蓝皮的大本子.着陆没成功,指挥的头总是不停的摆动.而且频率极高.不得已,泽只好落在指挥的鼻子上.泽知道,鼻子这个区域对尘埃来说比较危险,人类抚弄鼻子比抚弄脸上其他器官的可能性要大.泽看清了,一首曲子名叫<回忆>.作者是德拉德尔.另一首名叫<天鹅>作者叫圣桑."难怪我们爱听!"泽想,"我们尘埃最自豪的是漫长的历史,没有历史怎么回忆?天鹅能飞,我们也能飞.其实,天鹅是放大的尘埃,我们是缩小的天鹅."正当泽

准备离开指挥的鼻子时,险情出现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洪水从天而降,朝泽扑来.那是指挥额头上的汗水.这股汗水从指挥的额头穿过鼻梁直泄而下.不知道为什么指挥不去干涉它.如果洪水黏住泽,泽就别想在两个小时之内摆脱指挥了.就在洪水马上要淹没泽的一瞬间,泽借助于指挥的一次猛甩头动作,离开了指挥的鼻子,来到了空中.泽又一次为自己的运气骄傲.好运气已经跟了他五亿年了.当泽飘道音乐厅的出口时,他傻眼了,外边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泽判断风向后知道,他不能出去.如果现在他出去,他将被风吹走绕地球一圈儿后才能回到那盏路灯上.暴风雨停歇后,泽飞道路灯上.亚不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卷走了她.泽不知所措的在路灯上四处眺望.他答应了亚.告诉她那两首曲子的曲名和作者,可她被风吹走了.泽不轻易许愿,但凡他说过的,一定要兑现.茫茫世界,芸芸众生,泽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亚,不知道这次如何兑现自己的诺言.泽毕竟在地球上生活了五亿年,他清楚,作为生命,最重要得就是要活的心里踏实.如果他不把<天鹅>和<回忆>告诉亚,他今生今世将不会踏实.泽决定找亚,他要告诉她,那两首曲子是<天鹅>和<回忆>,作者是圣桑和德拉德尔.他答应她的.他告别了路灯,踏上了找她的征程.泽根据刚才那场暴风雨的风向,首先选中了路旁的一座摩天大厦,他认为亚有可能被风吹到了这座大厦上.大厦的外表是玻璃制成的,泽花了半天时间沿着大厦外部飘行,没有找到亚.泽从一扇开着的窗户飞进大厦,这是一间宽敞豪华的办公室,一位光头男士正在打电话."请相信我,那批货昨天晚上已经发出."光头男士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对对,请你现在就去银行将款拨到我的帐号上,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光头男士挂上电话."卢总经理,那批货咱们还没发呢."秘书小姐在一旁提醒光头男士."他们信了,钱到手了再说."光头总经理嘴角露出一丝奸笑.泽看出,这位光头总经理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他是靠坑蒙拐骗和说话不算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泽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在这么豪华的办公室里办公?泽在地球上生存了五亿年了,他是一天一天看着人类长大的,别看人类的数量有50多亿,可在泽眼里,人类中只有2种人:说话算数的和说话不算数的.泽还悟出一个道理,这个星球是属于说话算数的人的,说话不算数的人终将被遗弃.电话铃响了.泽正准备到别的房间去,好奇心使他贴在门上听秃头总经理接电话."你说什么?"秃头总经理一脸的惊恐."不行,你们不能这样!"秃头总经理声嘶力竭地喊叫.秘书小姐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咆哮的上司.秃头总经理蔫了,他有气无力的放下电话听筒."卢总,怎么了?"秘书小姐小心翼翼地问."银行说,咱们已经破产了!"秃头总经理再也牛不起来了,他现在负债几百万元,比一文不名的穷光蛋还穷.泽不惊讶,近一千多年来,他见过无数次人类经商的场面,他曾经在一个亿万富翁的家里呆过三年.商场淘汰过无数个商人,最终留下来的,都是守信用的人.第一天,泽没有找到亚.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这座大厦的每个房间都找遍了,没有她.泽离开大厦,继续找亚.为了提高效率,泽钻进一辆汽车,满城转着找她."喂,你在找什么?"一位同胞问泽.泽回头一看,是一只尘螨.泽告诉他."这可不容易,她如果被风吹到飞机上,现在可能在地球的另一边呢."尘螨的想象力还挺丰富."我会找到她的."泽自信的说."你们是朋友?"尘螨羡慕亚有这样的朋友."不,只说过几句话,陌生人."泽说.为了兑现和陌生人许下的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诺言,泽竟然下决心满世界找她.尘螨立刻对泽肃然起敬了.他知道,如果泽是人类,起码也能当上联合国秘书长,人类世界将由此大步伐前进.可惜现在任的头头脑脑说话不大守信用."你就住在这辆汽车里?"泽问尘螨."是的,

我已经住这儿定居两年了.在汽车里住着挺舒服,不用动,能周游各地。 ” "是不错,还不怕风吹雨淋。 ” "主要是我离不开人类,我得靠人类身上脱落的皮屑生存.你不喜欢人类?" "地球上的东西我都喜欢.我曾经跟踪过人类的一个成员。" "跟踪?" "就是从他出生开始,一直跟到他去世为止。" "他活了多久?" "76岁" "你跟了他 75 年?" "我来地球已经 5 亿年了。 ” 寿命有限的尘螨立刻对泽刮目相看。 ” 你是亲眼看着人类从无到有混到今天这样的?" "对" "你觉得人类怎么样?" "很聪明,但也干一些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蠢事。 ” "你举个例子。 ” "人类能造出飞机和汽车来,可他们却蠢到一生为了各种票证活着。" "票证?" "就是用纸印成的各种证明。 ” "干吗为纸活着?" "就拿我跟踪的那个人来说吧,他出生之前,他的父母要给他准备好出生证.他出生后,给他上户口.他上学,为了拿文凭.他工作,奋斗各种职称证.结婚时,要结婚证.住房时,要住房证.开车时,要驾驶证.所有人从出生到离世还都喜欢钞票.想出国的,要有护照.最终,人死时,要死亡证。 ” "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也是最愚蠢的。 ” "跨度真够大的,好事坏事全让他们占了。 ” 泽一边和尘螨聊,一边注视着车窗外边.汽车停在了机场。 ” 我乘飞机去别的地方找找。 ” 泽同尘螨告别.望着泽离去的身影,尘螨忽然觉得自己活的挺没劲.他羡慕泽这种活法.泽已经找了 83 年,没有找到她.这期间,他去过非洲,到过南美洲,还在太平洋上飘浮过 12 年,他到过人类无数个家庭,都没有找到她.泽遇到过好多次险情.有一次,他被关在一个密封的房间里呆了 7 年.那房间的主人喜欢空调,死活不开窗户,后来,泽是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吸尘器"越狱"的.泽羡慕人类的传播手段,他曾幻想在人类的报纸上登一条寻人启事.他到过报社,生活在那里的同胞告诉他,这里是地球上最干净的厕所泽继续找她,50 年过去了.泽接触过人类的无数个成员,有总统,有乞丐,有赫赫名人,有无名鼠辈,有亿万富翁,有穷光蛋.泽发现,人活着最重要得不是金钱地位而是心里踏实,他见过一个名人天天晚上作恶梦.泽发誓一定要找到她,否则他心里永远不能踏实,他要找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500 年过去了,泽没有找到她.这 500 年,泽穿梭于地球各地,他目睹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目睹了人类观念的变化.500 年前,人类崇尚金钱.现在,人类的最高行为准则是守信用.不轻易许愿,一旦许愿,必须兑现.泽更加迫切的找亚,他甚至去了南极和北极.没有哪一粒尘埃象泽这么全方位的搜索地球,没有哪一粒尘埃这样几乎接触过人类的每一个人类成员.泽兑地球越了解,对人类越了解他就越发坚定找亚的信念.泽已愈发悟出一个真理:信用是宇宙的最高准则,没有信用,就没有宇宙.地球和人类都是造物主的承诺.900 年过去了,泽还在找.他几乎认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后裔泽为人类的后代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祖先而兴奋.泽经常乘坐人类无人驾驶不烧汽油的超级汽车四处找亚.在一辆汽车里,泽又邂逅了一只尘螨。 ” 几百年前,我在汽车里见过一只尘螨,也许是你的祖先。 ” 泽说。 ” 你这样不辞辛苦的找她,如果她已经不存在了呢?比如说,被人吸进了呼吸道。 ” 尘螨说。 ” 那我也要找,一直找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否则我将无法安宁。 ” 泽说.尘螨敬佩泽的品格.1000 年过去了.三十六万五千天.泽今天的任务是搜索这座苹果园.他在一个苹果上找到了她。 ” 亚,你好。 ” 泽松了一口气。 ” 你好,泽。 ” 亚并不惊讶。 ” 那两首曲子,一首叫<回忆>,作者是德拉德尔.另一首叫<天鹅>,作者叫圣桑。 ” 泽一字一句地说.这段话.经过了三十六万五千天的酿制。 ” 谢谢.我知道你会告诉我的。 ” 亚说。 ” 再见。 ” 泽向亚道别。 ” 再见。 ” 亚说.泽迎着阳光飞舞到空中,他真切的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这才叫成功.和这种成功比起来,知名度和金

钱不值一提.泽踏实地继续在地球上生存.

兔王卖耳

—

兔王总觉得自己这个大王当得没人家的大王神气。瞧虎王、狮王、狼王，威风凛凛，或率领部下出击，或接受臣民仰拜。而自己呢，没什么王气？，只会带着部下逃避灾难，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兔王决定借兔年之机改变自己的形象，当个名符其实的大王。

他把几位善谋的大臣召来，给他出主意。

"是不是生理上的关系？我建议大王找位医生看看。"一位大臣说。

兔王认为有道理，自己从小就胆小，大概和身体上的什么毛病有关系。他决定去找医生。

兔王的山寨离医院很近，可他足足走了两个月才走到。他一听到风吹草动就要停下来，心惊胆战地判断着身边有无潜伏的危机。兔王的耳朵长，能听到几十里以外的声音。

总算来到医院了。

"看什么科？"挂号窗口里问话。

"看。……"兔王也不知道应该看哪个科。

"什么病？"窗口里又问。

"胆小。……没有王气？……"兔王面红耳赤。

"看心理科。"从窗口里递给兔王一张挂号条。

心理科的医生是位小伙子，他笑容满面地接待了兔王。当他得知面前的这只兔子是全世界兔子的大王时，惊讶极了。

医生全面询问了兔王的症状，还给他做了心电图。

忽然，兔王紧张起来，他的两只耳朵竖得老直。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你怎么啦？"医生不安地问。

"我听见有狼叫。"兔王浑身打哆嗦。

"狼叫？我怎么没听见！"医生觉得好笑。

兔王的确听见狼叫了，是在几十里之外。

医生突然明白了，兔王的病根是在耳朵上。

"我建议你把耳朵卖了。"医生说。

"你说什么，卖耳朵？"兔王头一次怀疑自己听错了。

"是的，卖耳朵。"医生肯定地点点头。

"卖了耳朵，你就会成为真正的大王了。"医生补充了一句。

"真的？"兔王半信半疑。

"不骗你。"医生十分有把握。

兔王信了，从一见到这位小伙子医生他对他就有好感。

"可耳朵怎么卖呀？长在头上。"兔王想到了技术问题。

"到我们医院来移植。"医生爽快地说。

二

兔家族在电视上大作广告，兜售兔王的耳朵。因为是兔年，电视台免费

为兔家族作广告。

消息传到了虎王耳朵里。

"兔子的耳朵能听到很远很远的声音。"一位大臣提醒虎王。

"大王要是买了兔子耳朵安上，本事就更大了。"另一位大臣献计。

虎王想想觉得有道理，自己要是安上了兔子耳朵，保准虎气更足，更威风。

"快去同兔王联系！"虎王吩咐部下，生怕别人抢先把兔王的耳朵买走了。

兔王同意把耳朵卖给虎王。这天下午，兔王和虎王来到医院。由于兔子胆小，见不得老虎，医生把他俩安排在两间手术室里，互相不见面。

医生给兔王打了麻药。转眼间兔王的长耳朵被锯下来了。

另一间手术室的医生把长耳朵接在虎王的耳朵上。

兔王把长耳朵卖给了虎王。

还真灵，自从把耳朵割掉后，兔王的胆子变大了。其实他的胆子还是原来的胆子，只不过他的耳朵短了，听到的令他恐惧的声音也少了。

兔王卖掉耳朵后，真的亮出了王气。他处事稳重，再不惊慌失措，赢得了整个兔家族的崇拜。

一次，一群狼逼近兔家族，兔子都慌了，吓得上蹦下跳。

可兔王一点儿也没听见狼的吼叫声，他厉声喝住慌乱的部下。

大王的沉着，给臣民们吃了定心丸，大家都静下来。

狼群看见兔子一反常态，那么若无其事，反而不敢冲上来了，他们认准兔子后边有一张大网，要把狼群一网打尽。狼群撤退后，臣民们高呼"兔王万岁"。后来兔王听说狼群离他只有一百米时，差点儿吓死。

三

虎王安上长耳朵后，很是新鲜，他能听到老远老远的地方传出的声音。好景不长，第二天晚上，虎王失眠了，他听见两个男孩子在争吵。

一个说："老虎是好的。"

另一个反驳："老虎是坏蛋！"

什么，骂我是坏蛋！虎王生气了，气得胡须都发抖，可他没办法--那声音起码是从几十公里以外传来的。虎王一夜未睡。

次日晚上，困得睁不开眼的虎王刚想睡觉，又听见有人在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还伴随着满堂喝彩。虎王气得浑身发抖。

从此虎王烦躁不安，失眠伴着食欲减退，肝火上升。一会儿听见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同胞的孤独凄惨的叫声，一会儿听到某某地的捕猎手又击毙了几只老虎的噩耗。虎王的头都大了，他怀念过去宁静的日子，怀念自己的小耳朵。

大臣劝虎王把耳朵还给兔王。据说兔王死活不干，他正在动员自己的臣民把长耳朵都卖出去--白给也行。

这是本届兔年的一大新闻，整个动物界都知道。

